

三叔公的故事



威省客青主辦

全國短篇小說比賽得獎作品集

威省客青主辦
全國短篇小說比賽得獎作品集

威省客青文叢(一)

三叔公的故事



吳維涼等著

序

會長 溫毓堂





序

會長溫毓堂

本公會青年組成立至今，只不過是一年多，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他們却展開了許多健康及有意義的文娛活動。由此可見，他們都是富有朝氣與進取心，願意為社會國家獻身的一群。

記得在青年組成立之初，我曾說過他們是不可忽視的一股新力量，對本會將來的發展一定有所貢獻，現在看到他們種種具體表現，使我對他們更深具信心。

去年初，他們曾主辦了全國華文短篇小說公開賽，為推廣馬華文學盡了棉力。現在，他們再接再勵，把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的作品，編印成書，更進一步地為推動馬華文藝獻出他們的力量，這是值得我們嘉許的。

我實在高興能夠看到他們這樣積極地推動文藝，我更希望他們的這一份熱忱，能夠得到廣大社會人士的支持。



序

楊雲貴





序

楊雲貴

在本青年組成員努力之下，本書終於出版與大家見面了。這是令人感到興奮的事。在此我要特別向游牧、菊凡、艾文、宋子衡、沙河、珠江等諸位年青作家致謝。今次本青年組舉辦「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從開始計劃徵文到本書付梓出版，他們始終以最認真之態度來處理各有關之工作。同時，我也感謝全國各州之寫作界朋友們的熱烈響應。致使我們對未來在推動健康文娛活動工作方面充滿信心。

近年來，我們在許多華裔集會場合中，不難聽到維護華文、華教、或發揚文化之言論。如果從上述許多人士的言論看來，我們就不必担心華人文化會日趨低落。但是使我們感到遺憾的是許多華人社會之領袖祇着重發表言論而缺乏實際行動。如果一切祇是止於言論而已，相信我們的理想是永遠不可能到達的。

當大家正在高聲疾呼維護華人文化之際，我產生了一個希望，那就是華裔社團應積極地鼓勵華裔文化界人士出來參與社團活動，並給予機會發揮他們之所長。據我所知，目前多數社團組織成員祇偏重於「財」力者，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的「才」力。由於這樣致使許多有學之士沒有機會貢獻他們的才幹。

組成本青年組的成員多數是年青商人，對文學方面的了解並不多，但通過文化界朋友的協助，我們終於成功地舉辦了全國小說創作比賽也成功地把作品付印成書。

長久以來作家與商人有著一層隔閡，因此產生了許多誤解，致使雙方面互不開懷。我認為現在時代已有所改變，文人與商人之間的關係應該逐漸有所改善。這樣，日後在推動馬華文藝工作方面，只要各盡所能，便會有更好的成果。

今次本青年組舉辦「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與本書的出版，是我們實踐上述理想的一個開端。希望我們能夠繼續不斷地做下去，做下去。



序

游牧





序

游牧

本會青年組爲了推動文藝，喚起社會人士對文藝的重視起見，特於去年初舉辦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自比賽細則在全國各華文報章公佈後，得到全國各地作者們的熱烈響應，這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在這裡，我要向全體參加這次小說競賽的作者們，致以萬二分的謝意。

這次得獎的十一篇作品，雖然都是相當有水準的佳作，但距評審委員會的理想，還有一段距離。我衷心希望，本青年組以後再主辦的創作比賽，能夠看到更成熟，更優秀的作品。

在評審中，我們發覺有許多作者，對於小說這種創作形式，有所誤解。他們以爲把一個故事，從頭到尾地講完，便是一篇小說了。其實，寫小說並不是講故事。創作一篇小說，應該注重的，除了內容之外，還有技巧。有內容而沒有技巧，或有技巧而沒有內容的，都不是好的小說。我們相信，在參加這次比賽的作者中，甚至有一些平時根本沒有寫過小說。他們在報上看到小說比賽的細則後，便抱着姑且一試的心理，寫了一篇作品投寄出去，希望能倖得獎。因此，他們的作品，根本沒有具備任何作爲小說的條件，這樣的稿子，當然無法中選。我並無意在這裡譏笑這類作者，相反地，我對他們的關心文藝，致以崇高的敬意。不過，我懇切地希望他們對文藝的關懷，不是暫時而是持久的。

在我國，文學創作雖然已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但在我們廣大的華人社會中，對文學真正關心的人實在太少了。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許多人都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文學是一種無關痛癢的東西。大家爭取把舞獅列入國家文化，可是，又有幾個團體，肯爭取把馬華文學列為國家文學之一環？難道文學作品不比舞獅來得重要嗎？舞獅雖然是華人文化之一，但這只是屬於中層文化。我們知道，文化可分為幾個層次，而文學却是屬於高層的文化。所以，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都應該比舞獅來得重要。這正如屈原、李白、杜甫、沙士比亞、托爾斯泰、莫泊桑、海明威這些人的作品，在他們各自的國家文化遺產上，佔着崇高的地位一樣。當然，在我們馬來西亞，還沒有一部華文文學作品，像上述諸位大師的作品那樣偉大，但偉大的作品，並不是大家對文學的漠視下可以產生的。只有在廣大人民對文學的關懷和熱愛之下，才能有偉大的作品出現。我熱切地希望，我們的華裔同胞，關心本地文學，愛護它，扶持它，使它有朝一日，開出光輝燦爛的花朵。不過，我要在這裡特別聲明的是，所謂文學作品，絕對不是瑣瑣、依違，玄小佛等人的東西。他們的作品，只是在狹隘的情情愛愛中打轉，所表現的只是屬於感情的一個層面而已。我們這兒得獎的十一篇作品，容或沒有他們作品的成熟，動人，但，却比他們的東西健康得多了。

有一點遺憾的是，這次得獎的作品中，竟沒有一篇是女性作者的創作。這並不是評審委員「重男輕女」，而是這次比賽的作品中，沒有一篇女作者的作品，可以比上述十一篇作品更成熟的，我們只好在男女平等的條件下，將她們的作品割愛。

爲了鼓勵這批優秀的青年作者，我們除了在十五週年會慶中頒發獎狀及豐厚的現金獎之外，現在又將他們的作品加以出版，作爲本公會的叢書之一。我們也希望藉此引起更多社會人士對馬華文學的關懷與熱愛。

一九八〇年二月三日





首獎

三叔公的故事

吳維涼





三叔公的故事

吳維涼

從州行政圖上看，登沙律那一段距離市區五哩半至六哩三須古的路段——即是越多村——是和繁榮的市區一起劃歸於中央縣管屬的，但多少年來，越多村始終像是多長出來的第六根手指，中央發展局有什麼大大小小的發展計劃，總是向東向西向南，半次也輪不到北部的越多村，彷彿偏心的父親分家產，只潮名給三個親骨肉，越多村——油瓶女身份罷——連五分錢硬幣也沒沾上。直到七十年代序幕，外國不斷向我國投資，這叮叮噹噹的銀彈聲才令中央行政官員長夢乍醒，猛然覺悟身邊有這麼一位處女的女兒，但也沒啥好事，嫁出去給外國佬喜歡怎麼搗便怎麼搗一樣情形？只懂笑臉歡顏地接下豐厚的聘金，又啥也不掉手了。

越多村未發展前，除了睹著，一站在這兒的黑土壤上瞧，就覺得這是一座樸樸淳淳，而且稱得上「相當荒涼」的村寨。由南上北，登沙律的左邊，是葵藿草叢，遍野長着四五十棵的烏針樹，儼然是芭林地。路的右邊才有人住，前前後後搭建了近四十幾間的亞答屋，屋底四周，環映着青青綠綠的顏色，那是住民汗水淺出芽的芥菜、菜心、薺菜、蕃薯葉、茄子、甘蔗等。每天傍晚，一籬籬的蔬菜等，擺在路邊草地上，等城裏的運轎車來載走。

當外國投資家選定有人煙的這面建廠時，村民者都憤懣騰騰地和他們抗議，但剛掉地的雞莖

一般，不至兩個月的時間，一切底激情都被沖洗得淡落時，外國投資家眼明手快，趁機施行銀彈攻勢，結果所有佔用廠址的住屋，一間輪接一間地，都被「彈」到更後方的地段重建。就當這些工廠開工建築不上三個月，本地發展商也對那片芭林地垂涎了，接二連三的也相續動工剷除起來。村裏的青年很自然的都相續拋下鋤頭草帽，穿起膠鞋，參加了這兩項建設工程；至此，越多村的蔬菜產量便日愈削減，有幾塊荒田，還被村童當做球場哩！

一場不精彩的比賽（甲）

座落在外國遠東電子廠旁的是一排四間的木板樓房。右面講起是慘澹經營着的洋服店、外面賣藥材內邊當理髮兼電髮室的合記、裕發什貨舖、新太豐咖啡店。

咖啡店的生意，原本是「賺吃賺吃而已」，但自從電子廠等建立以後，可就高朋滿座，無虛設了。在休息的時間內，更是站着喝汽水比擠坐着的還多，星期天裏，村中的年輕輩，也不約而同地坐在這裏泡時間。這種蒸蒸日上，當然是樂了咖啡店的老板——近六十歲的劉老頭子——所以儘管他出名的吝嗇佬，也不得不忍痛掏腰包，將舊有的枱桌購換成全新的；但還有那麼一張圓桌，污漬黑黑得濃黑抹過一般，就擺在最裏面，桌面更缺了一塊，呈半張扇的角度，像巴不得咬人的狗嘴。

這張桌子本來是要拋掉的，但三叔公却阻此了劉老頭子，說：「我坐這張桌椅十幾年了，喝咖

啡時沒有漏洞（指那個缺角）摸真真不爽，不要丟了不要丟了。」劉老頭子也就隨了他的意思，保留着它放在店內。

三叔公是較受村中青年「看重」的一位老人，看重的意思就是說村中青年對三叔公沒什麼好感，但因為三叔公的嗓子最粗最响，而且最敢開口，六十四五歲了，連上床後的那一件娛樂，也常在年青輩前描得閃光耀星，翻天覆雲，言人所忌言，所以三叔公一在咖啡店時，就有各種不知是嘲笑還是痛快的哈哈聲傳出，一陣未停一陣又起的。

某個星期日的晚上，新太豐咖啡店裏又擠滿了人，多是年輕一輩的，他們喊出的笑鬧聲比平日要吵，看情形，是在談論着一件令人痛快且快樂的事。

「我都講了，」說話的那位是在遠東電子廠裏當 *Solder Keeper* 的坡底人——*John Wong*——他以很囂張底姿態，一腳立在地，另一腳的皮鞋就不客氣地踩在椅子上，眉午氣昂地大聲說：「你這麼老，不必比了，你是輸穩的啦！」

「那種人沒有看過大蛇拉屎，是自己找丟臉的咧。」有個附和着說。

「根本是無事做找臉丟地嘛！」*John* 清一下喉嚨，兩手往下平擺，是不能怪我無情無義的神情：「但你們知道三叔公怎樣講嗎？咳！咳！他說：你你你……你以為我老了沒有骨頭是不是？你你你……你以為我是叉燒肉那麼好吃啊！」他學起三叔公的口吻說三叔公的話，倒也維妙維肖，尤其那兩段急燥的口吃更模彷彿妙，惹得聽衆敲鑼打鼓般轟然大笑。

在缺口書桌旁的長脚伯和水蚊伯，只有默默啜咖啡，陪着聊天的劉老頭子大概覺得這些年輕

人有點狂妄和過份，看不進眼便插上一口，低聲軟氣地道：「你把他激成那個樣子，眼珠都要吐出來打人了，太過份一點了啦！」

「哎呀！頭家，他每天都講他教過人救過人，他媽的聽了全身不爽，你們說是嗎？」

「我從來就沒看過他這麼生氣，」劉老頭子說話總像在自言自語，乾電池不足的樣子：「他又這麼老了，讓他說些……」

「我來這裏有半年多囉！」*After*，迴避着劉老頭子的某些觀念，以一種企求証據的眼光掃向聽衆，直到滿意為止才繼續接下去說：「每次走進來，就聽到他在哭伯哭母講救過人救過人，啊啊啊——摸了一掌狗屎般惡心地皺上鼻子喊：『聽了都賭懶，天天講，好像天天救過人，啊啊啊——』」語氣一頓，又換成替三叔公羞恥的搖搖頭：「不知道他有去過大 *City* 像 *KL* Singapore 沒有？這種事開始發生時跟他們仙仙還可以，如果天天講天天講，」整張臉極誇張地拉成僵硬的彌勒佛笑容，然後左手往臉上一刮：「嘿！嘿！笑死人啦！」

三五一桌的年輕人，最虔誠的聽衆，歡迎着 *David* 講了一個關於小丑表演般的笑話，都一時間嘻嘻哈哈樂將起來，有幾個尚拍擊桌面，像吃了萬應藥，便秘不通者蹲在屎坑上的輕靈……劉老頭子見年輕人都爽快得那麼，捕殺了嘈鬧田畦的野獸底情形，只有陪着另兩顆白頭，垂落，無語，看着那個缺口的距離，於空氣中居然拉遠距離……

「笑什麼？笑什麼？」在市區裏當五金材料推銷員的明仔，剛在店外跨下新買的爬山虎，便急不及待地搶問。

於是 Peter 又不耐其煩地重述一遍。

三叔公固執地要在書桌上舉行拗手瓜的比賽，Peter 只有從那張桌走過來。三叔公摩擦了那個缺角幾下，就屈手在桌上。十幾二十對聚神的視線就專注在那兩條手瓜上。一條筋脈虬盤，粗壯結實，警棍的模型；另一條肌肉壁鬆，脫皮斑斑，像一拍即爛的熟黃瓜。兩隻手瓜又成某啤酒商標的兩隻鰐。「一、二、三！」三叔公咬緊牙根，擠出幾十年的潛在力量，致使有三秒鐘的時間，兩條手瓜佇立不移。但立刻毫無疑問的，Peter 的那條大手瓜像大廈傾塌那般，把三叔公的手瓜完全壓貼在桌面，三叔公一陣痛，有某個固體在他心中被碾碎一樣，碎片就如玻璃碎片，在迸裂的一刹那，傷得胃壁那麼嚴重得麻痺了整個自己，顫震震的手臂一直無法令三叔公相信會舉不起來——

「噢！三叔公今晚有沒有來哩？」

「哈哈！他還敢來？……」

「他還有臉來咩？」

「哈。哈。哈。哈！」

.....

丟石頭的英雄(乙)

三叔公已經三天沒出屋外了。

三天裏，他就強迫着自己默理一些什麼道理，煙一根又一根的抽下去，煙蒂頭橫三豎八地亂插滿一灰缸。

反正那養子阿齊，每月都會準時從星加坡寄來二佰幾拾元，是穩吃不空的一座金山；但偏促於狹室裏，實在教三叔公抖擻不起半點生氣來。屋子裏，什麼會叫的畜類也沒飼養，桌子菜櫥椅子牆壁亞答頂，都像板平着死面孔的親戚。

那天晚上，三叔公似被打中七吋要害的青竹蛇，實在抬不起頭來昂視東西了。他思前思後，「這……這怎麼可能呢？我……我救過人的教——，不算好漢，馬是英雄，英……雄怎能輸……呢？」令三叔公更氣餒頹喪的是，這些被後生仔拗倒的左手，四十多年前的一天，就曾經在火焰猛烈的火災場中，挾起一個小孩跑離火場的。「這……這……怎麼可能呢？」三叔公睜着眼睛近視着它，還翻來覆去的，竟發覺它是那麼陌生得不長在自己身上。「這……怎麼……？……？」這是第幾包香煙了？

——實在不可以再去咖啡店讓人笑話，英英英，雄那裏可以給人笑？——

「法不會是前世笑人過多，我我我救過人哩教人……這于尹姆的，定是那間工廠的廁所衰了我的家！衰了我！于于于于于尹姆的！」三叔公彷彿困網的獅子，理出結結頭緒，欲松綁而自由，急急吐幾口水，趕驅着衰運的樣子。

這話說來倒有點道理與根據。這些外國投資的工廠未設立前，三叔公在村中可謂腳踏地地有印，手指天雲會變，「我救過人咧！」他還可以常常這般自我宣傳，然後蒐集一對對尊敬欽慕底

眼珠——只是這對對眼珠，現在都已成了標本——。

電子廠啓建後，村中的一切人事物，很明顯的都發生變態度、變方式、變形狀了。當三叔公發覺長洋電子廠的女廁所就對準他的大門口而建時，他滿肚子的易燃氣，抓着廠方的人的肩膀，又講理又威脅地咆哮發吼：「……你想害死我啊？我找我救過人的你沒聽說過啊？別以為我三叔公是沒骨的肉，直直吞直直吞。警告你們，我會放火……燒掉工廠的！」

但人家沒睬他。女廁所依圖建在那邊，正準向三叔公的大門口。

三叔公除了氣七氣八的對人控訴外，每天一打開家門，就往女廁所扔石頭。家和廠方離距離二十幾呎，石子還要再扔一支燈柱多那麼的遠。石子通常丟不到廁所便以無能底弱勢下落，掉在地上如一張張無奈的嘴仰天。有幾次扔破了廁所上的玻璃窗，可是破的缺的又添新的上去。

扔。破。換。扔。破。換。扔——……？

「鬼干的紅毛鬼！」三叔公一掌拍在桌上，想灰缸——這種裝廢料的圓狀物——嚇得抖一下。三叔公原以為自己活了六十幾年，無論怎麼說，總該有一些隱形的東西保護着自己，提高起自己，所以話也講得响些，腳也站得穩些，但現在的一場現實挑戰，竟也把保護自己的隱形物體輸得沒影沒踪；三叔公就如此軟懦得若背脊骨被人搥走了兩節，在村裏再也恢復不來原形的氣昂了。

「千伊姆的！」三叔公一掌在桌面飄過，有半滴眼淚滑在右臂上。

——去坡底找亞七罷——

關公永遠不老（丙）

「要叫我怎樣不衰？」三叔公大刺刺的坐在椅上，左腳還不客氣地屈放在另一張椅上，和屁股齊高了。「亞七，你你叫我怎樣才不會衰呢？」

「亞七一面撈起幾粒熟溜溜的雲吞一面手足錯措地問道：「衰？衰：衰，什麼？」

亞七的麵檔是擺在文明廟外的走廊上。今晚廟方慶祝聖誕，所以出出去去於廟口的人很多，加以大鑼大鼓的木偶戲的演出，整條走廊顯得失去秩序及喧嘩異常。

「那是干伊姆的新工廠害的，沒有工廠那裏有查姆間所？」

亞七恍若有悟地才記起一些什麼？便沿着間題說：「怎麼你還沒有換門口咩？」

「你你還幫着那群鬼干的講話！」三叔公一怒，兩粒眼睛睜得像龍眼。會吃人和骨吞的兇狠

「不是不是……」

「我早就曉過，新工廠一建，越多村——……一定亂的，就沒有人相相……相信。」三叔公換一個姿態，擺在椅上的那隻腳仍擺得橫豎那麼地：「我教人有罪嗎？亞七，你講。」

亞七沒生意做，便坐下來陪三叔公。「殺人才有罪哪！」

三叔公——這個跌落井般尷尬的人，一見有繩索伸進井，便手忙腳忙地緊緊——右手背拍入

左手掌內，急急接腔道：「你知道那那些被底後生仔怎樣講講嗎？駛伊娘，他們講我我……我那裏會教人，我我我……我是給小孩子救救教教——出去的！」三叔公的聲音原本就是一架播音器，激動至如此更是响雷般，惹得幾個食客眼線都被牽過來，只有儘量拉低聲帶繼續下去：「鬼干的，真是目無尊長！還叫我去跟他們拗手瓜作賽。我我給他們激到沒辦法下台，拗就拗哪！」

「三叔公，我講你也是的，這麼老了還跟……」

「哎呀！你也講我老？哎呀——」

「你可以講你自己不老，那群後仔又那裏會認你不老？」

「——」，「告訴你，我我——我是生了幾天病，」，「不然你你以為我會輸啊？」

亞七真不知該如何討好三叔公此刻如燒得旺旺底情緒。忽然恍悟的站起來。「我做碗給你吃嗎。」

三叔公點點頭，然後以手摸着下巴剛剃亮的一片長髭地帶，陷入癡思什麼複什問題地，兩眼徘徊在桌上的一條細細的裂縫。裂縫就這麼在他瞳孔中裂開，裂成扇子張開到某個銳角度底位置，很突然的他喊了起來：「我非踢你一脚不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自己單獨理解着屈屈了三天驚氣，三叔公竟激動得忘形，說踢便踢，屈放椅上的那隻腳就真的重重踢出，椅子傾前一翻，三叔公的重心頓時全失，人就幾乎摔倒地上。幾個注意他的食客，都忍不住低下頭暗笑。三叔公坐正後，滿臉豬血底紅通通，很尷尬着不知怎樣掩飾自己又一次的現丑。亞七掉頭看見這一

切，深知三叔公的自尊心會被暗笑又擊傷一次，很識氣的說：「不然這樣罷，你先去看戲，遲點我們叫幾枝鳥的（啤酒）來飲。」三叔公一聽亞七這麼說，即刻逃命般鑽進廟裏，好久才放下假裝揉眼皮蓋滿整臉的手。

三叔公根本不欣賞木偶戲。他一直站在那個角度地方，可以找到那幾個笑他的食客，時時望一望他們離開了否。

食客付賬走了。三叔公竟覺得自己空虛無聊起來，便到後台看一排排的木偶。木偶呆呆的垂吊於木架下，受絞刑的囚犯般，老的老，少的少。他注意到一個紅面臉長髯的。「一定是關公！怎的還這樣俊俏？關公不老？」

三叔公自封着的恍惚間，關公竟然對他眨眼，還扮個鬼臉哪！一剎那間他恐懼着以往不曾留意過的什麼，歡樂音和嘈亂的人聲就在此時靜成一場無聲的戰爭，三叔公此刻只聽到自己心跳得鹿撞的急音。

然後他機伶伶打滿一皮膚的冷顫。

我只有做皇帝比人強（丁）

咖啡店裏的年輕人再見到三叔公時，是拗瓜賽後的第五天早晨十點多。

由於半夜曾傾下一場大雨，天空猶浮滿着憂鬱的烏雲，所以那十幾個建築工友沒有開工，便

都蜜蜂般集在咖啡裏，正聊得乏味時，三叔公就出現了。

三叔公還是那麼一件沒贅平的縐摺摺藍衫，一件寬寬的短黑褲，走路的姿勢也沒改，腳下永遠繫了鐵球似的，一步一步都很用力伐出，電影裏少林寺高手表演功夫的樣子，只是那顆椰子大的頭腦缺少了什麼支撐的，垂得低。年輕人一瞥見三叔公，馬上高呼亂喊，從嘴裏曬出一句句騷動，那個叫亞參羔的，喊得最起「勁」：「三叔公，Long time see，撞死沒死？」

平日，三叔公碰上這種鬧哄哄的場面，會毫不猶疑地向他們拱起雙手作報謝狀，但此時此刻，他感覺自己是一頭猴子，必須以各種惹人喜愛及討人稱心快意的小丑動作，以期獲得人家的某類施捨，所以心裏懊悔得苦。遲點來，至少不會有這麼多人看。「既來之，則來之。」也只好硬闖着臉皮走入店裏。年輕人早有默契似的，左一句高右一句低地問：「怎麼好多天沒來了。接齣裂嘴近乎諷刺的笑，一道道有腐蝕性的笑聲，軟化了三叔公的骨骼，竟發覺自己無端矮了幾吋。劉老頭子乍見三叔公，很親切的問一句：「三叔公，生病了麼？」三叔公坐下那舊桌旁，輕咳幾聲，用無精打采的眼色望一下劉老頭子，然後用手撫摸著胸口才應腔說：「老毛病，斷不了根的，亞劉，泡一杯咖啡烏厚來。」

話未說完，左邊响起了一句：「別車大砲，輸入就說輸入，」原來是在合記賣藥的小店員講，「生什麼病，我都没看到你買藥的。」

三叔公的屁股被人射了一箭似的，立刻趕緊拉着那店員的臉訂：「做做做……做麼要去你那邊買藥？你賣的藥醫老人疳積小孩脫背查婦腰子痛貓仔瀉肚，說不定就會好啦。」一串爆竹燃爆

一樣，說得夠急夠快，（還沒口吃哩！），不僅三叔公驚奇起自己，年輕人更「欽佩般」看着他笑起來。

「三叔公，你是中了什麼病哪？」

「是微到暗傷還是暗撞到吐血？」

「微傷？」三叔公又熟悉的摸着那塊缺角。「有什麼好好……好微傷？」，「噢！咳！你們講講那天比賽啊麼？……你你你們看不出我是讓十一指的（Push）贏咩？你你們的眼睛真的給給……給……給那個雞大便糊瞎了，想一想，假如我……我不讓他，他他他……他會那麼容易贏咩？嘖嘖嘖……給雞大便糊瞎了啦你們。」

年輕的嘩嘩鬧着，樂不可支的，似乎看到三叔公在衆人面前脫光衣服沖澡。

年輕人越鬧得嘈雜，三叔公莫名其妙着也越感到飄飄然，兩根手指更用力的摩着缺角。

「三叔公，你笑怕你姪講查姪問所害你賣到爛鼻子是嗎？」

「我我……我那裏有，那裏有……」

雙方就這麼一問一答起來，而三叔公力求答得精采。

「不然你每天丟破那邊的玻璃窗干嗎？」

「我丟破了玻璃窗，晚……晚上就爬上屋頂偷看下去，嘖！嘖！那那那一個蹲下去喜歡摸屁股，那一個蹲下去時脚開開，我我都知道。」

三叔公更不會遺漏了那件英勇的事蹟。那個給我救……救起的小孩，聽人講，現在在……在

在——在怡保做了拿督哩！」其實這一段是他杜撰出來的，將對方地位提高，無疑的是要讓這宗連續產生一份重要性。

當年輕人附和他說上什麼時，三叔公發覺自己的背很自然地挺直，然後他叫了一支啤酒。

「你有病別喝酒的好。」劉老頭子勸着。

「哎呀！病不會好的咩？我說亞劉啊，你你自己要保重才真的。」心底處也嘲弄着劉老頭子：怎麼小我幾歲，却愈吃愈老的，一點威風也沒有，做鬼都不靈。

雨點漸漸灑灑下起來，隨向風勢，忽東忽西的在斜織空氣的布。路過的行人都躲進咖啡店來，一輛嶄新的爬山虎電單車也泊下，一男一女便奔進店裏。三叔公一聽見那男的，打敗的公雞似的，又頹灰灰曲了骨椎。原來男的那位，就是遠東電子廠的 *Sock Keat*——*Deer Wong*——五天前擊敗了三叔公的坡底人。*Deer* 熱誠地與年輕人打招呼後，牽了女朋友，正欲坐下時也發現了三叔公，亞參羔這時就揀出一句話來：「*Deer*，三叔公說那天是讓你贏的。」

Deer 感到非常好笑有趣的怪叫了一聲。「三叔公，你有冇搞錯咩？」左手比劃一個動作時，無名指傍多生的一截短指便準着三叔公的鼻子，還跳跳得那般輕度。

三叔公隱隱領略着短指指過來意思，它像刮刮了三叔公的整張臉的肉，剩下滲含血絲的骷髏凍在雨天的冷氣中，是刺痛得那般！

「我們再來比一比，怎樣？」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尤其在公衆場所，*Deer* 說得人人聽見：

「你兩隻手，我一隻就夠，怎樣？」

年輕人立刻興高采烈的燃湧着雙方。

三叔公沒答話。他集中精神，搜羅一切能制服這個坡底的後生存。喝完那瓶啤酒，他才緩緩講一句：「十一指的（Pete），別講到那樣……那樣不中聽，你你……你的義母（註一）是圓是扁，我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嘩！你這麼厲害啊？」亞參羔代 Pete 答。

「令令令……令三叔公救人的那時候，你不知道出……出世了沒有……令三叔公怕的是你……你你爸爸那時候還不識玩 Game 哪！」

「那你不是很老了？」

「老……老……誰講我老的，誰……誰是烏龜輩種。」

「你自己承認的嘛。」年輕人都喊了起來，像一道巨流，淹沒了三叔公的身體。

三叔公沒話好說，假藉着倒酒的動作，掩飾自己的缺點。他如何也抖擻不醒神氣來，突然在斟酒時他瞥見 Pete 的女朋友的一刹那，有個令人興奮的模糊念頭掠過腦際，他立即不假思索，弄弄然道：「十一指的，你你你的查姆是那裏拾到的，不錯嘛！」

這個擊戰策，令 Pete 一時手足無措，那多餘的短指便也軟下來，如冰淇淋晒大太陽，開始溶化。

三叔公一箭中靶，得勢不饒人了，馬上滔滔攻下去。「不過你的白查姆比起我——以前的查

姆，就是真多囉，她們一個一個美到我講不出，我我摸上摸下也好，就是滑皮得不留手，好像搽過豬油一樣，」喝了一口酒，「我我……我的查姆你懂有幾個嗎？講出來，驚死人了，」手掌隨着便支支地張開，「有五個咧！啊不！不！還有亞花、亞珠、小玉，對了，八……八個咧！一下子教亞香遊泳，一……一下子教亞珠……這個這個……教亞珠玩棋，一下子又又又……又去看戲，那時候啊，我忙到不能睡覺哪！」又飲下半杯啤酒，一直接下去演說般，彷彿能說話的日子已不多般。「看戲就買八張票，我我我……我就坐在中間，這邊摸那邊摸，摸到爽。」聽的人（除了 *Anna* 與女的）都啾啾呀呀笑起來。「不過君『江山美人』時我就沒摸——沒有摸到過癮了，我看林黛看到流口水，林林林黛實在美，我看她看看……看到忘記摸查姆了……」江山美人，你有沒有看，有有唱歌有愛情，不輪勢的，我就唱……唱唱一段給你聽，」然後借着幾分酒意，他當真搖頭擺腦地唱了：「做皇帝要專長，我做皇帝比人強，世代祖傳有名望，扮起來準像唐明皇。」年輕人笑得三叔公更得意起來。「我我……我看這麼多戲，這一套最好。最可惜的是林林……林林黛給人要掉，我看了真想踢踢……踢趙雷幾腳！」話鋒有如潰巢的螞蟻亂爬，一下那一下這：「不過那那個皇帝也夠本事，一晚便要到林林林黛大肚子，我就輸他囉，」「十一指的，你有本事嗎？」

「三叔公，有查姆在，不要講到這麼……」*Anna* 訕訕笑地，很尷尬着。

「嘩！你一定沒……沒有本事啦，喂！查姆的，*Anna* 沒本事干咧……」

「三叔公，我看你喝醉酒了，回去睡覺囉！」劉老頭子在一旁好言相勸着。

「你也是沒有本本本事的，老婆養養養……養在唐山，來來……到……這邊也——也不敢養一個，走開，走……走開，去拿……拿多一支烏狗來。」

「回去睡覺啦，喝醉酒，還跟小孩子講這種話。」

「去拿多一支烏狗，做做……做……做你的生意去，別別別……管這邊。」
年輕人至此始發覺事態有些嚴重性，但都不願出手截斷這場戲的繼續演出。

雨，越下越大，給人不可收拾的感覺。

「喂！查姆的，我我我……我……我唱一首——歌給你聽……聽……，」然後三叔公又唱出福建歌來：「給我親一下，好勢好勢？親到你的臉皮，又滑還又白哩！」，「好好……好聽……嗎？我……我……我再再再唱一首……」

那女的始終低垂着頭，突然站起來，滿臉羞紅的，怒瞪了三叔公一下，氣匆匆在便朝外奔出，*And* 向劉老頭子說了一下：記賬，也瞪上三叔公一眼，拿起鍋盔，便追出去。雨很大點的落在路上。

劉老頭子原本想勸住些什麼的却呆了。

「哈哈……」三叔公有意搖扇了桌子似的那麼提幾下，「亞劉，快……快拿我的啤酒來！」

我的骨頭要碎了（戊）

咖啡店外，停了三輛紅色轎車，那位受辱氣的少女也在車中，正指著三叔公說些話與車裏幾名大漢知，容顏尚氣呼呼的鮮着怒忿。

店裏的飲客都感受到一種不安的情緒，劉老頭子見勢也不對勁，勸著三叔公說：「三叔公，你躲起先，躲一下先。」

三叔公挾著香煙的手指不禁有些抖索，喃喃的想說什麼似的，這茅頭一定準自己刺過來。不能躲……沉窒的氣氛令他癱凍了一切意識所能採取的行動。

三輛車，十二條大漢，個個身戴魁梧，幾個還蓄留了字型的鬍鬚一大叢，神情是賭輸了錢發覺莊家作弊的那種。找人晦氣的脚步一一伏進店後，額上有條刀疤痕的就粗暴的喝問：「你就是三叔公？」

三叔公的喉管如被棉花梗塞了，唯有點個頭。

「你昨天怎麼可以講我的妹妹講到那樣粗？」

「粗……粗……我——」三叔公想站來。坐著和那個大漢說話，不僅矮了一大截，連講話的胆氣也長不出半枚來。但剛立起身，大漢的左手立刻粗大大的抓著他的肩膀，老鷹抓雞只那麼利的。三叔公感到一陣裂骨的酸痛，傾斜了半邊身體，極力忍着：「你你你……你……你想怎樣？」

「嘿！」大漢冷笑，刀疤痕就真的刀那樣懼人魂魄。「要你明天晚上在這裏擺酒，請昨天的那些人來，向我妹妹謝罪。」手底下又出了點力。「我我……我的骨頭要碎了！」三叔公喊出了

半點執拗的老淚水，「放放放……放手！」人不自由的要蹲下去。

「只要你點頭說對不起，什麼事都OK。」

「道道道……道什麼歉？我又不是……」話未說畢，一巴掌便括在壁壁的肉上，熱辣辣的，頓時一種潛在的獸性蠻力發揮出來，掙脫了那隻抓肩膀的手，失去理性似的狂嗥叫起：「我救過人的！」

一巴掌又擺在三叔公頰上，那大漢才冷冷道：「我救過人的！告訴你，如果明天晚上沒有擺酒謝罪，我一刀叫你上路。」也發覺到那些飲客都圍過來，哼的一聲，拋鼻涕一樣的姿勢的往三叔公一推，三叔公被摔到地下，他自然的往後掃一眼，有警告的意味，便領了衆大漢走了。

三叔公這才發現自己跌坐在舊桌下痰盂旁，擠過腥臭的瞳孔迷朦得很，從瘦的椅腳、方的桌桌腳、雜排着的人腳的各條長形空隙望出去，前面的路不知何時竟有細雨霏霏……

尾聲(己)

隔日清晨，劉老頭子認爲三叔公急需任何協助和安慰，叫了伙計捧店，自己便朝三叔公的家走去。他以爲三叔公昨晚會到咖啡店去找他商量，誰知三叔公自下午被打離開店後，便沒再出現。

三叔公的大門掩着，看樣子還沒醒覺。五腳基前散落地置有幾粒石子，劉老頭子見了，幾乎

要笑出聲來，下意識的往女廁所一瞧，窗口缺了三塊玻璃。

劉老頭子幌了幌頭。真不明白三叔公活到這把年紀，還干着這些對自己而言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劉老頭子很認命的，每月都寄了些錢回去唐山，而自己也準備在年底就回去探望一下妻子兒女，享天倫之樂；真的不明白三叔公要這樣強出頭，有亞齊那麼孝順的養子，按月寄費用來，不熬穿，不熬吃，還要惹上一大堆倒楣和麻煩。這回麻煩可頂天啦！

劉老頭子腳踏穩着黑土牆，向屋子喊着招呼三叔公，卻沒聲回答。於是他湊到窗口邊，再招呼幾聲，心裏暗算着三叔公將如何應付那群兇神惡煞的大漢。仍沒有人回應。他發覺到窗口是虛掩的，於是順手往外一拉，一陣冷顫冷顫的腥風由裏溢飄出來，而劉老頭子讓屋裏的凌亂的恐懼的情景給吓呆了。

三叔公全身赤裸裸地曲捲着，皮膚呈紫黑色，七孔凝結着淤紅的血路，滿臉是不服什麼迫人的掙扎、痛苦的模樣，扭曲得恐怖的無言底嘴，壓有一罐殺蟲劑；那張舊桌被砍缺了多個呈弧形的角，十二吋的巴冷刀斜插在桌面，冷冰冰的無情；廳中橫樑下，垂着一條繫了活套結的印度繩，微微在擺蕩，有一根細絲黏在套結上，垂直往下跌，掛在半空的那隻老蜘蛛就一直掙扎着，搖蕩蕩地求上爬……。

簡評

本篇所取題材頗為新穎突出，表現手法不俗，掌握了緊湊的小說素質

內容以「三叔公」和「PETER」作一個強烈的對比，藉此表現出一個時代的距離和思想上的隔閡。文明是不斷地在進步著，「三叔公」的命運註定是失敗，將被淘汰也是必然的，這也顯示出人可悲的一面。

「三叔公的故事」強有力的結尾，顯露出作者高明手法；三叔公是服食殺蟲劑自殺的，殺蟲劑是現代產品，象徵了現代文明，而現代文明就是三叔公力圖抗拒的，但他卻選擇了它，而不是用古老傳統的「懸樑」。這也就是說，「三叔公」終於俯認了文明。

本篇美中不足的有下列兩點：（一）三叔公酒後和PETER鬥嘴時，出現了一些令人難以容忍下流的對白。（二）隱伏着太多黃春明筆下的「青番公」、「亞威伯」、「憨欽仔」等人的陰影。

次獎

弟弟的鐵釘

川
草





弟弟的鐵釘

川 草

今天，十四號了，李添這倒霉的承包商，上個月尾該發的薪水，現在還拖呢。而明天一早，弟弟就要回到八十多哩外的家鄉去，要不是剛才從郵政局領出七十塊錢，我的心情那有這麼鬆爽。

下午二點多鐘，太陽熱烘烘的。放了工，紅着臉買菜的工人陸續到來，這向來樸實無華的小鎮，全賴附近幾年來開發了幾處的發展邑，才變得活躍和調氣起來。就拿大街的永發雜貨店來說，以前進進出出的顧客都是些熟口熟面的本地人，自從有了發展邑之後，每間商店，開始變動，產生了競爭生意的情緒，永發老板金牙，從此對工人及過路客的態度，大大的改善了，招呼週到，即便偶爾吃一點秤頭，但在他笑臉逼人的政策下，沒有人想到計較，因此生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我走進永發雜貨店，金牙就露出他表示無可奈何的表情——愁眉苦臉——託我轉告李添，日前李添交給他那張還伙食債的支票，被「卜」了出來。我說不用擔心，李添是出了名的「有拖無欠」，絕對不會演出「老虎借豬」這一幕。他睜大了眼睛說：「李添拖我的，我又向誰拖去？」我想說我還沒領薪哩，却又生怕被旁人聽去，我耳根一定發紅了，不然不會這麼嬌，於是低垂頭兒選鹹魚，鹹魚可以「帶飯」到芭場吃，我也要了幾粒鹹蛋，一塊錢大蝦，五角錢菜心，一

瓶生油，四兩咖啡粉，然後從褲袋裡摸出讓汗水濡濕的薄子，交給金牙記賬，我輕聲對他說：「出了糧我一定一次還清。」

「那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了，其實，你上個月只欠四十多塊錢，太省了，年輕人，做粗工，消耗量大，捨得吃才有力氣。」他坐在櫃台上，居高臨下，却讓我看到他口中的兩顆金牙。

我摺好薄子，提了東西，到豬肉檔要塊半錢上肉，却給了塊七錢。

將菜和肉放進車前的籃子里，開動電單車，回宿舍去。我有點興奮，像一個夢快將實現似的。今天的菜，燒成一頓可口的晚餐，和弟弟大快朵頤，然後把錢交給他，再去鎮上看場電影，讓他高興高興。弟弟是有點聰明的，去年的一個假期裡，跟一位印度朋友學習修理腳踏車，拆輪軸換珠子，他學上了手，只欠氣力不夠，他曾在我的朋友那裡，學得接駁橡樹苗的功夫，他曾向母親暗示過，家裡窮，不如讓他出外掙錢回來。我們却用暗示的方法勸說，我們多少的希望，都寄托於他，考試不要頭名，總之能比家中任何一個進學校受過教育的成員，多識一兩種語文，我們就感到無限安慰了。這年頭，在家鄉，少讀書的人有幾個不做粗工？我在這油棕區當了三年管工，幾許風吹、日晒、雨淋，那種滋味，就像身上爬着一條毛蟲，一時無計弄掉牠一樣。

弟弟是應該好好求學的，十六歲，初中二，金色年華。去年校際歌唱比賽，他以「追尋」獨佔鰲頭，整個學校的師生們，都向他投以讚賞和信任的眼光。他在班上搞壁報，扳回學校寫作風氣；他鼓勵同學創新，開拓一條新路子，因此觸怒華文學會的一名「吃古不化」的顧問老師，兩人在壁報上筆戰連三個月之久。校長從中斡旋，才平息了這場文字風波，然而，弟弟一直將這件

事議論家人。還是那次有位到家裡來找他的同學，被妹妹問及他在學校的活動時，才得意的全盤托出來。家裡小的不說，年紀大過弟弟的，除了身為大哥的我，下來的是兩位妹妹，都是小學畢了業，在家幫手，是龍是鳳，也就這樣被困得一籌莫展。一家十多口，媽和大妹去割膠，二妹留在家裡照顧其他小弟小妹，其中兩個上小學，我和爸分道揚鑣，出門幹活去，「兩個月難得回家一趟，偶爾回家，總是帶回點錢給媽，而媽及大妹月入三幾百塊錢，負起整個家庭開銷，挨得夠辛苦，真難爲了她們。」

媽常這樣有意無意的嘆息道：「像我們靠園坵供應宿舍的工人，萬一遭公司炒魷魚，全家人就無安身之所。」弟弟聽了總是默默閉上書本，騎了腳踏車出去。自那時起，我們的日子似乎是在晌往一個屬於自己的家而渡過的。爸的一個幹建築的朋友說，現今建一間普通材料的板屋，起碼也要三幾千塊錢。我們只要有這筆數目的錢，加上三年前用一千塊錢買下來的屋地，就能建搭一所房屋了，可是，幾千塊錢非小數目，錢又不是藤結樹生的，不咬緊牙根，拼命省衣節食幾年不行。

「建築原料那一樣不起價？連小小的鐵釘也要一斤一元……。」這是弟弟來我這裡的第二天，姑丈計劃在宿舍後面的空地上自建一間亞答屋子時吐的苦水，幾天後李添從吉隆坡回來，聽說管理三千依格油棕芭的總管工，有意自建住屋，立即交出兩百元現款充作資援。姑丈搭屋子是有點經驗的，在動工搭新屋子的時候，表現得最落力的，還是弟弟。爲了節省材料，幾個下午，姑丈與弟弟駕了小型囉哩到油棕芭裡頭去拆以前開芭人住過的宿舍，部份亞答還可用，木板完整

無損。搭屋時，不論上屋樑釘木條，抑或蓋亞答廊亞答，弟弟是那樣孜孜不倦的，宿舍裡的同事，都認為弟弟這麼賣力，無非因為姑丈是親戚關係，我不曉得姑丈對別人的看法或對弟弟的看法是如何的，但我能看得出他更疼愛弟弟。可是，我的思緒因此複雜起來。看看姑丈那間「新房子」，在這充滿泥土味的芭地，特別亮麗，而我住的，外面的朋友進來時，半開玩笑說：「像羊寮。」我很羨慕朋友有一間屬於他的家。

我把電單車駛至姑丈及弟弟花了三個下午建起來的「新房子」陰涼的側邊，弟弟用斧頭劈開了一截樹筒。他揮着汗，在那樣炎熱的陽光下。

脫掉上衣，去掉長柄靴，我跨進房間，找一條抹汗用的毛巾，在衣堆中翻來翻去都尋不着，弟弟走過來問：「阿哥，你在找什麼？」

「毛巾，你看見嗎？」

「我來幫你找，你先出去一會吧，我已泡了咖啡給你。」我出來後，他迅速跨進去。我倒杯咖啡，吸了一口，醇濃的芬芳，及適量的甜味，合我心意，剛才弟弟顯得有點緊張的神色，也許他擁有某件少年人的小秘密吧！以前，我的小秘密就是記下暗戀一個比自己大兩歲的女孩的日記。

「阿哥，是這件吧？」

「是的，有幾點污迹，不知何時碰到生鏽的東西。」我不爽快的說：「你在想什麼？」弟弟默默無言。這傢伙大概想要錢作車費。我應該把任何可能成為尷尬的氣氛，用溫和的態

度消弭，於是，我說：

「待會我再給你五十塊錢拿回家去給媽，另外二十塊錢，你先拿去用吧，開學需要買點東西。」

「不是的，我不是想這個問題。今早姑丈囑着姑母，偷偷的塞給我十塊錢，我一直拒絕，但他堅持要我收下，我拗不過他……」

「哦，既然他一番盛意，你就放心收下，可是，別忘了他對你好。」

他默默的點點頭，我又想起他剪柴的事，便提醒他說：「建新，下午的日頭很猛，晒多會頭痛的。」他又默默的點點頭，却拆開柴去洗。我望着地上躺着的柴，鐵綫上晾着的衣服，我想：今天弟弟一定從早忙到現在；他寧願犧牲看書的時間，而為我做事，我感到非常的抱歉，因為我比他大了八年。這兩個星期的假，是我要他來這裡溫習功課，準備明年的初級文憑考試的。和我生活了十多天，他幫了我不少忙，洗衣，拾柴，挑水，煮飯，樣樣都落力，可是我沒有除下在他面前擺開的兄長的威嚴（說是「架子」，也許恰當一點）。他來到這裡，娛樂是很簡單的，分別與我及姑丈到過小鎮看了兩套電影，每天下午六時左右跑步，早上及晚上的時候，都用來讀書。——想到這裡，我的歉疚加重了……

我到水井旁洗了個澡，涼快得使人不想再流汗。已經是下午三時許，弟弟在亞答屋簷下，一片一片地把豬肉切得很平均，我心底又湧起買菜時那種興奮。我說：

「建新，切好豬肉，你去做你自個兒的事吧，書本和衣服收拾了嗎？晚餐由我處理，知道了

沒有？」

弟弟漫應了一聲，便鑽進房間去。

我做飯的時候，比往日講究；塊七錢豬肉，一半滾湯，一半配菜心，用多少水，多少鹽，一嚐再嚐。炸那些裏滿麵粉的蝦時，每放一隻到鍋內，立即發出「吱吱」的聲音，沸騰的油，不斷冒泡，香味四溢，正當我閃避彈出來的油水時，我看到姑丈從他那間「新房子」走過來，連連說了幾句「好香」，他走前來和我搭訕：

「建基，怎的今天特別早做晚餐？」

「想和建新去牆上看七點場電影，你有興趣嗎？和我們一道去，如何？」

「你姑母也在準備做飯了，恐怕還趕不上你們，你們去看好了。」

「我請你和姑母看，總行了吧？」

「話不是這麼說，時間不對搭嘛，」他從火爐內取出一根着火的柴支點了根烟，「建新呢？」

「大概是在房裡摺衣服。」

「多虧他幫我大忙，替我蓋房子，以後你們蓋房子的時候，不要忘記叫我呵！」

「建新幫你，我根本沒說過什麼，我覺得，自己人，是應該互相幫助的。」我一邊撈蝦，一邊說：「像我這模樣，沒進過中學，壓根兒不懂得中學生的生活和思想，也沒資格去批評中學生的活動。」說完後，我對自己這番氣話感到詫異。

「做子弟的方向，走得正確，家長是無理由反對的，當然，子弟誤入歧途，却不能坐觀不理。」講道理，姑丈是很行的，他有說服力，否則，他又怎當得起李添的總管工？

弟弟出來了，喚了姑丈。

「回去後，還是專心唸書比較實際，參加學校的活動不是不好，可是爲了什麼壁報，和老師斗，又怎惹得起他？千萬別學我，我都幾十歲了，好在是躲在芭場，目不識丁無所謂，如果在城市或什麼大機構做事，我可下不了台。噫，命中註定我這輩子要拿銅頭、做硬的。總之，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不過，多讀書的人，少吃虧。這裡的生活，你也看得很清楚。」姑丈認真地，又帶點自嘲的口吻向弟弟說。

姑丈說了許多鼓勵弟弟的話，逗留一會，也便回去了。

幾樣菜看起來燒得不錯，擺上了桌。我想：「這一頓飯一定吃得很開胃。」香噴噴的飯，真是「誰知盤中物，粒粒皆辛苦」。我突然有感而問正伸出筷子夾菜的弟弟：

「你高中畢業後，有什麼打算？」

弟弟夾了菜心放到碗內，然後說：

「哥，我不妨對你直說，我不敢奢望唸完中學；我知道家裡的經濟情況，是不能供我唸到高中的，家中的小弟小妹，嗷嗷得哺，我豈能在家裡成爲一個特別的人物？我有不少校友，高中畢業出來，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不是薪水少，便是工作苦。等我畢業時，又不知花去家人多少錢，那時的我，能做些什麼？高不成，低不就，怎麼辦呢？到那時候，我也會像大哥一樣，出賣勞

力。」弟弟放下筷子，眼光落在姑丈的「新房子」，然後用一種溢滿期待的語氣說，「媽曾說過，我們需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不要再寄人籬下，」

「我對中學生的出路感到莫大的懷疑，可是對用勞力換取生活的人卻不會。我想投入建築這一行，當木匠，學有所成，第一件事，就是要親自為父母，兄弟姐妹搭一所房子。阿哥，這是爸媽幾十年的宏願，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一向在我面前沉默寡言的弟弟，竟然激動的說出這番話，而他的心願，不正是我的心願嗎？原來弟弟與我之間，像一棵油棕樹苗，一直被青藤纏繞着，不經過清理，它不會露出可親的原貌。弟弟原也不是沉默寡言的，只是，在我豎起大人的嚴肅之下，他才會這樣的。

「你難道忘記建築工作是要經得起日晒的麼？」我想到他替姑丈建屋的那陣子，他用那種乞求我體諒他的眼神望我，同時不斷抹汗的情形。而我也想到家的模樣，窄極了：爸媽和幾個小弟小妹共睡一間房，大妹二妹一張床，我回到家過夜，就和弟弟在廳上擺開幾塊床板……。

「環境可改造一個人，可是，一個人也可以克服環境的壓力。」弟弟的語氣沖得這麼剛毅。他捧起碗，我才發現，他的手晒黑多了，而且，手臂上隱隱約約的浮現幾根青筋，這象徵成長和成熟嗎？

「你得考慮清楚。」我扒了口飯。

「我已經決定了。」弟弟說。

「姑丈鼓勵你回家後專心唸書，我看，你暫時別胡思亂想。」說着，我換了幾隻炸蝦放到他

碗內。

「哥哥，我是不會後悔的。」

他的話，使我的筷子停頓在碗上。在意志上，我恐怕要敗給弟弟。

「吃飯吧，菜和湯涼了不好吃。」我裝着若無其事的說。

飯後，我把七十塊錢交給弟弟。

像往常一樣，晚飯後，我習慣漫步到油棕林中去，涼快的下午風，把煩躁的心情安撫得服服貼貼，到一個山坡上，放眼望，一片綠浪，在不及人高的油棕芭，緩緩起伏；數千英畝的油棕樹，種植得那麼井然。我經過之處，每棵油棕樹下都清理得相當乾淨。血汗總算沒有白費，我安慰自己。

半小時後，我回到宿舍，幾個老年的工人，各自吃着自己的飯。他們是孤單的，失去了家的人，斜陽正照在亞答簷上。

弟弟不在，跑步時穿的鞋子也不在，——他又去跑步了吧？別理他，反正離七點場電影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

我坐下來看報紙，走入我腦海的，不是報上的新聞，而是剛才弟弟的話；它一直低迴——不應該，應該是它吸引了我。

突然，在我散步的路上，傳來一陣惊慌又劇烈的奔跑聲，我想到一個人……。

卜卜卜卜卜……。

「是弟弟！他跑得那麼緊張幹嘛？」我吃了一惊，果然是他。

接着一陣很兇的摩托聲，我回頭一看，兩個青年騎着電單車向宿舍這裡馳來，後座那個在車子未及煞止時，已跳下車，直奔向我這邊來，一幅工人的樣子，却又穿花衣，從弟弟氣急敗壞的神色和兩個不速之客的情形來看，他們一定是犯上了。那花衣青年兇兇的眼光，就盯着弟弟不放，而弟弟怔怔的，失了主張，雙手扶着一根屋柱，彷彿是隻羔羊，無助的等待狼的攻擊。他的頭額冒着汗珠。

「朋友，有什麼事，先請說分明！」我伸出手，作了個阻擋的勢式。

「如果他不是你的親你的戚，識相點，不要多管閒事。」花衣青年指向弟弟，說話粗得像陣狂風。

「我弟弟，他得罪你們嗎？」在未明白真相之前，我不能不鎮定，以應付場面。

「他偷了我們工地上的鐵釘！」駕電單车的青年大聲說道。

他的話的確夠力，使得我的胸部悶痛，就像猝然的劇烈咳嗽，把肺咳傷了。弟弟是個斯斯文文的學生，做事一向理智而且有步驟，他會去偷人家的小小鐵釘嗎？他那抓筆、捧書的手，會用來幹這樣卑賤的勾當？

可是，弟弟那一幅犯了罪似的臉色，蒼白一片。吃晚飯的幾個老伯，李添婆，丘福夫婦，早已圍攏過來，看個究竟，我却在熟悉的人群中尋找姑丈的影子。這群熟悉的臉孔，都張開詫異和譏嘲的眼光和咀巴，我彷彿聽到他們交頭接耳：

「沒想到會是小偷。」

「只是偷鐵釘。」

「偷鐵釘也是偷，偷金條也是偷呀！」

「怪不得他每次跑步回來都臉紅紅的。」

「亞明仔，你大了可不要這麼賈才好。」

「……………」

「我不教訓你，難洩我心頭之氣！」我話起掌落，憤怒和自尊礙於這一掌，結結實實的打在弟弟臉頰上，弟弟一千度的近視眼鏡受不了打擊，摔在地上，在場的人，大概滿意我這樣當着衆人面前懲罰自己的弟弟吧！尤其是那兩人——指說弟弟是小偷的青年。小偷？在他們眼裡，大概已經是大盜，可是，我才有權管教他！再揮起手掌，準備把我的慚愧及悲傷，一拼發洩在弟弟身上，那麼，人人都會說我大公無私，而不失做大哥的威嚴。

可是，我的手被人執住。那是姑丈，他終於出現了。

「建基，你瘋了？」他低聲喝道：「他是來這裡渡假的，豈是來給你作出氣筒的？」

「他做壞事，難道不可以受到懲罰嗎？」我掙開他的手道。

姑丈只望我一眼，俯身拾起眼鏡替弟弟戴上，並說：「鐵釘呢？」

弟弟的左臉浮腫了，眼神仍是乞求我體諒的那種，他那裏着瘦弱身軀的白背心，不斷地顫抖，顫抖……我的手也顫抖起來。

姑丈在弟弟運動褲袋內，拿出五支鐵釘，臉上一片冷涼。他把鐵釘拿到兩青年面前說：

「如果是你們的東西，請拿回去，不過，」他指着弟弟向他們說：「他只偷了五支。」那兩名青年面面相覷。

我想弟弟在奔回時，已掉了不少。

正在此時，弟弟突然衝過來，把姑丈手上的鐵釘全部拍下來，大聲喊道：「我不是偷，鐵釘是我從地上一根一根檢回來的！」他奔回房去，一會兒，他抱著一個小餅乾跑出來，歇斯地裡：「這全是我檢來的，你們要，都還給你們！」他顫抖的身子，裹不住悲憤與失望的聲調，他「砰」然把餅乾摔到兩名青年的跟前，至少有幾百枚帶點生鏽的鐵釘，像一片荊棘，散開一地，我猝然感到這批鐵釘一根一根的釘了我的心房，我緊握雙拳，混亂的敲打自己的頭顱。

弟弟跌跌撞撞的奔回房去，他一定絕望了，我那一掌早打破了他的理想和心願，他彷彿摔了一跤，又爬起來，又跌跌撞撞的再放開腳步。他一定受傷了！

姑丈激動的對我說：

「建基，看到這些鐵釘，我才想起，我建新房子的時候，鐵釘是怎樣得來的。」

我離開人們的議論，姑丈和那兩名倒霉的青年，還在討論鐵釘和弟弟的事情。

天色一幕一幕地罩下來，宿舍還沒人點燈。

我跨進房間，却見一豆燈火，亮在眼前，弟弟的影子，和我的影子，在地上組成一團。弟弟坐在床緣，呆呆的望着桌面，桌面上除了燈，便一無所有。

「原諒哥哥，好嗎？」

他轉一下頭，還是不顧看我。

「我們真的需要一間屬於我們的屋子。」我走前去攔住他的頭。

「亞新，我們都去當建築工人，好嗎？」

弟弟張開手，也緊緊的擁抱着我，「哇」的放聲痛哭。



（完稿於七九年四月廿九日）

簡評

似乎有人這麼說過：「人生是一個追求的過程。」

兒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在這些階段中，各各追求着自己的理想與希望。

這篇小說的主人翁，一家人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一間小小的足以棲身的木屋。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理想，應該不難達到的，可是對一個窮家來說，却成為一件難以實現的事。

它的成功處，在於描寫窮家的辛酸，不從正面着手，卻從弟弟「追求」達到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家」，到建築工地上撿取別人掉落的鐵釘，被當作小偷，因而演出了動人的一幕。

本篇另一個可取的地方是，寫弟弟幫姑丈建一間小小的亞答屋時，表現得特別賣力，使人意識到弟弟似乎在心理上把姑丈的家，當作屬於自己的屋子那樣全心全力來建築了。

在屋價直線上升，而搶購房屋之風仍是這麼熾熱的今天，這篇小說給人的震撼應該是不小的。

三
獎

我
家
落
葉





我家

落葉

我從中央醫院返來，心裏頭層集的那股蒼涼，悲酸，苦痛，一打開了門鎖，強忍着的淚水就滑了下來。我知道阿爸就快完了，他已經瘦成那個樣子，他才四十九歲。

我不知做甚麼好，我的心境那麼差，我向工作的皮急行請了三天假，今天還是第一天，第一天就亂七八糟的。

「大姐，禮拜天我們去爬水壩好嗎？」十五歲大的阿昌在上個星期對我說過。

「等阿爸的病好了，我們大家一起去！」我記得，我是這樣對他說，現在，看來，阿爸的病是無望了！我們家只有阿昌一個男孩，我和阿秀都是要嫁出去的賠錢貨，這是阿媽說的。

「大姐，我們一家人好像不能聚在一起去玩的。」阿昌說過：「早幾年，阿爸沒生病，阿媽又去跟人家洗衫，只剩下我們四個人去看電影。有一次阿媽放假，我們去浮羅山背翠阿姨的家，阿爸就生病在醫院了。」

我想到這裏，真的難過起來。我們家五個人，阿媽早去晚歸的在別人家裏洗衫煮飯，阿爸沒生病的時候，在組屋的樓下靠近巴利那邊和朋友合股開了一間咖啡店，也是老是忙着，夜裏還要開賭搓麻將。每兩星期休息一天，休息的時候，我們手牽着手去看電影，可是，阿媽是少着了。

阿媽要在晚上八點鐘左右才能到家，回到家就破聲喘氣的，不是腰酸就是手疼，俺呵俺在口裏嚷着。

「開門，開門！」是阿昌的聲音，阿昌放學了。

我給阿昌開了門，我垂低着頭，我怕阿昌看到我紅腫了的眼睛。我搬了張椅子，坐在露台上，看穿過鐵條的欄杆外面的組屋，那些窗戶，那些欄杆裏面的世界也有着像我家一樣的洋溢着一股悲哀嗎？我再看看天，天沒有雲朵，灰藍的顏色。那窄小的廚房裏傳來阿昌沖涼的水聲。阿昌，只有十五歲，初中二年級。以後我們的生活會更艱苦，他讀書的費用也將會成問題，想到自己工作的那間皮礮行，生意也不好，像我這樣事件工的女工，有時一個禮拜也車不到兩打貨，一個月的結賬也只不過是一百元多一點。才想到阿秀，阿秀就藏門了。

阿昌給阿秀開了門。

「住在組屋裏真不好，總是要提防着門戶的開關！」阿昌很不高興的把門推上。

「大姐，阿爸的病怎樣了？」阿秀把書包放在桌上，走近我，問我。

我搖了搖頭。

辦完了我丈夫的喪事後，我很疲倦又神傷的回到我主人的家做事了。

主人阿秦叔，他的六十歲的阿媽在門口等我，她指着我身上的黑布衣說：

「阿龍嫂，我有錢人家，講吉利，妳這一身黑不好從大門進，妳由後邊的門進吧！」

我點點頭，我承認我不懂規矩。

「明天起，妳穿黑褲白衫來。」

「唔唔！」

阿秦叔對我這個女人很好，他總是問我家裏的開支夠嗎？問我孩子生活得好嗎？他這樣問有甚麼用，何不把工錢加多幾十塊？阿秦叔的老婆苦瓜臉一個，眉頭繃繃的，又愛把自己打扮的像個妖精，塗紅紅的唇膏，把兩道眉毛畫得像會飛起來，眼睛描得又黑又藍，整天去隔壁打麻雀。還有那個十八歲的寶貝兒子總是把女朋友帶進房間裏去，又跳又吵又笑又鬧的，把電唱機開得哄哄響。

「媽，你做工有了錢，買個收音機回來！」阿龍病了幾進醫院的時候，阿昌在我放工回家的一個晚上，吵着我，扯拉着我的衫角。我沒有買，那個時候，家裏就是有錢也給阿龍買補吃了。阿龍進了一年的醫院，又回家來休養了半年。半年裏，求神拜佛的，吃符水，戴符甚麼的，阿龍兩粒眼珠凹了進去，臉上沒有了肉，只看見他的鼻子，鼻子下面的口，阿龍一咳就是一撮的血。阿龍說：「月珍，我不常久了，妳要辛苦，辛苦把阿昌帶大。」我把淚水往肚子裏吞，我和阿龍的二哥又把阿龍送進醫院，阿龍，可憐的阿龍在醫院裏住了三個星期就去了。

阿龍最喜歡的還是阿昌，有甚麼好吃的，總是先給阿昌。阿昌是男孩子，將來有得依靠。不像阿玉和阿秀；阿玉命苦，書沒唸多，要幫家裏照顧弟妹。阿龍有病，咖啡店不能做了，才叫阿玉去皮噏行學車皮噏。阿秀比阿玉好，阿秀唸高中了，還有一年就畢業。阿秀畢業了，有事做，

要她幫忙阿昌讀更多的書，今日這個世界，多讀幾年書就是將來多賺幾百塊錢。阿秦叔的大仔到外國去讀了，回來工錢有整千塊呢！我的阿昌也要這樣，做阿媽的再辛苦也要把兒子送到外國去。

唉！

我擦洗着一條牛仔褲，厚到死，現在時新牛仔褲，替人家洗衫褲的人要辛苦得多了。聽到阿秦叔的聲音，他在叫我：

「阿龍嫂，妳的女兒來找妳！」

我停止了擦洗牛仔褲的動作，我怕自己的耳朵聽錯，女兒怎會來找我呢？阿玉是來過一次的，難道說是阿玉來了？

「媽！」是阿玉。阿玉的身邊站著的是阿秦叔；阿秦叔的那雙眼睛死盯着阿玉。

「媽，」阿玉神色緊張的逼近我：「阿昌放學過馬路給車撞倒，進了醫院。」

我的心一下子紊亂了起來，我看到自己兩手掌是白白滑滑的洗衣粉泡沫，泡沫在愈縮愈小，我問阿玉：「現在怎麼樣了？」

「還在昏迷着，媽，」阿玉哭了：「妳去看看阿昌吧！」

「我，」我看看水龍頭底下的一大堆衣服，我又看看阿秦叔的臉，又看看阿玉的臉。阿玉說

「媽，我替妳洗，我替妳洗。」

我在醫院裏躺了八個月。很悲哀的是，我少了一條腿。每天看到的是白色的床，白色的衣服，還有那些刺進鼻腔裏來是藥水味道。

阿媽來看我的時候，就是紅着眼睛：

「我們再過一些時候，便可以拿到了好多的賠償費。」

我沒有問阿媽，我少了一條腿，是值多少的賠償費？我不要賠償費，我要的是我自己的一條腿。醫生說我再過一些日子就可以出院了。我還不到十六歲，我要用拐杖去走完我的一生嗎？有許多同學來看我，老師也來看我，那位羣阿媽也來看我，我是說住浮羅山背的那位。二伯父來的時候愛拿一份報紙來，二伯母就愛說：

「少了一條腿，就要有那麼多錢拿了，再少多一條腿也不大緊，坐着就有得吃啦！」

我最討厭二伯母，尖酸刻薄的，怪不得二姐說她絕子絕孫，和二伯父結婚了二十年，連屁都沒有放一個。二伯父就是好好人，他不應該是絕子絕孫沒後代的人呀！天公要罰人，也不應該罰像二伯父那麼善良時常拿錢來我家給阿媽的人呀！阿爸生病的時候，二伯父買了好多的雞蛋和魚肝油來我家。叫阿媽別愁，別傷心，說得阿媽淚水一大把一大把的流。

對了，怎麼這樣久不見大姐來看我？大姐的皮嚙行裏生意這麼好大姐她走不開嗎？二姐有時來有時沒有來，她說功課忙，走不開。阿媽天天來，不對呵！阿媽不是常常走不開的嗎？她給人家煮飯，她給人家洗衫，她很晚才回家的，她就是放假，也是一個月內一天或是兩天，她好像是天天來看我，她沒有替人家煮飯洗衫啦？她來了，我要問她，問她自己的事，還要問她怎麼不見

大姐了？是否大姐不喜歡我阿昌了？我阿昌少了一條腿，走路不好看，大姐討厭我了？大姐不喜歡我了？大姐瞧不起我了？

我看到阿媽來了，阿媽拿了一袋的菓子，還有一些吃的裝在磁器裏，在阿媽的手中幌呀幌的。我已經懂得不使阿媽心裏難過，我也比初知道自己少了條腿的心傷情形要好得多了。我知道，少了條腿是哭不回來的，以後就是有一條假腿但畢竟不是自己的那條真腿呵！我學乖了很多，不傷阿媽的心；阿爸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丟下了阿媽，我不能再不理睬阿媽，阿媽拿來的東西我吃，我和自己的眼淚一起吃。

「朱貴昌，」有一次，在同學家，黃子新問我：「你將來要做甚麼？」

「我，」當時，我想了想，說：「我要做運動家，賽跑冠軍！你呢？」我回問黃子新。

「我要去香港做明星，像秦漢那樣紅。」

現在，不能做運動家，不能賽跑冠軍了！我要和阿媽廝守在一起，相依爲命。其實，黃子新沒有資格做明星，塌鼻子，小眼睛，大概是黃子新電影看多了，看迷了心。想起來也好笑。

「你笑甚麼？」阿媽坐在白色床沿，問我。

「沒甚麼！」我說：「媽，你怎麼有空天天來看我？」

「我，」阿媽的額角皺紋加深了：「我已經沒做了。」

看阿媽有心事，我想到了大姐，問起大姐怎麼這樣久不來？

「你大姐，」看阿媽的神情古怪得很，愛說不說的，沉默了好一陣子，才說：「你大姐結婚

了！」

記得阿玉來過一次的，那一次她來還沒有比現在長得豐滿和成熟。怎麼才隔了半年多的時間，她已經長得那麼好看和撩人心思了。

阿龍嫂要照顧醫院裏昏迷不醒的小兒子，由阿玉來替工。阿玉比她阿媽的手腳要俐落得多了。她那雙手白滑滑的，那天她送衣服到我房裏來，我摸了她一下，她白了我一眼，啐了一聲，就走開了。看來她沒有把這件小事告訴她阿媽，她阿媽的心早就給扯亂了；丈夫才過世，兒子又受了傷，窮苦人家多災難哩！

「水泰，」老婆這樣吩咐我：「阿龍嫂叫女兒來替工，你不要對人家動手動腳呀！」吩咐過後她就上麻將台去了！這種老婆，一大到晚都記得麻將，在夢裏都喊着白板紅中的。有一回，她在床上幹那件事，她閉着眼，口裏唸食胡食胡的，害我甚麼興趣都沒了。

心裏癢癢的，想到了阿玉那條短短裙下的白腿。阿玉這幾天來都是穿着黑色的短裙。阿玉阿玉連名字都這麼好聽。去看看阿玉，阿玉在沖涼。浴室裏的水嘩啦啦的響着。我躲進了那間平時阿玉進進出出的工人房裏，躲在門的背後，我要抱住阿玉，親一親阿玉，阿玉，我的阿玉。

我是那樣的佔有了阿玉的。阿龍嫂來家裏亂鬧了一陣，平息了，要阿玉在百日內嫁給我做小老婆。我的黃臉婆不答應也得答應了。我那六十歲出頭的母親受到打擊而病了一場。我的孩子罵我是禽獸父親。我安排阿玉住在外面，租了一個月要一百八十塊租錢的房子給阿玉。我娶了阿玉

。我封住了阿龍嫂的潤嘴巴。我怕人家到處去唱我，說我的醜事，我是個有名望的生意人，我的名望就是的一切。

阿玉是我的人了。阿玉一切都聽我的。阿玉說要去醫院看弟弟，我說那種地方我不能去，又不是頭號病房，我去了會很丟臉。我安慰阿玉，等她的阿昌出院了，我們才到祖屋去看他。阿玉哭了又哭，把我買給她的新衣服弄得癢癢的，鼓着嘴，賭着氣。

「阿玉，」我拍着阿玉的肩膀：「不要孩子氣，醫院那種地方我們不要去，等阿秀出國的那天，我和妳一起去機場送機，妳不要忘記姊妹能夠出國是我劉水秦的功勞呵！」

「媽，妳不要難過，我拿到了學位就回來！」我是用一條小花帕拭着阿媽的眼角。

「二姐，妳要寫信來。」阿昌的腳裝上了一條假腿，走起來，還是有點跛相。走到我的面前，我淚水就落了下來。要不是阿昌的撞車出事，阿媽就不會要大姐去替工，大姐就不會嫁給劉水秦，而我自己就沒有出國的命水，阿昌便不會有一條由大姐夫出錢去裝的假腿了。我家，阿爸的死。大姐的嫁。弟弟的假腿。我的出國。阿媽的傷心。

「妳大姐怎麼還沒有來？」一個同學問。

「就來了。」我說。送機的人那麼多，怎麼大姐還沒來？年輕的大姐，年老的大姐，一對老夫少妻，大姐會幸福嗎？大姐夫肯出錢送我出國，肯出錢為弟弟裝假腿，他是我家的大恩人嗎？他侮辱了大姐，他毀了大姐的一生幸福，他是我家的大仇人嗎？

「我看妳大姐不會來了！」阿媽說：「妳大姐只是有了錢，有了錢的人不一定是快樂的，連自由都沒有了。」

「媽，」我說：「我看大姐夫對我家已經不錯了，只是開頭他對大姐那件事做錯了。」

「唉！這都是命。」



簡評

以五個人物的內心獨自把一件平凡的故事交織出來，這是本篇的特色。

作者要交代的故事，既不曲折，更不浪漫，只是一件不可能發生在任何角落的「家貧萬事哀」的遭遇，相當細心地表達。像這類故事，如果不是以獨特，創新的手法道來，化腐朽為神奇，將會索然無味。只是在處理各自不同個性的角色上。作者尚未能把握他們思維上和語氣上的迥異。

優異獎



發糧日

陸永光



發糧日

陸永光

烏豬趁得搬完桌椅後還沒有接到新的工作命令的一段空檔之間，就走到職工休息室，把雙腳伸到另一張椅子；坐的姿勢直像一條狗在伸着懶腰。頭上的吊扇單調的轉動着，轉動着，根本就感覺不到風。烏豬滿身是汗，衣服濕了一大片。吊扇的風一小股一小股的在他背後掠過，掠過。門外是三點鐘輪早班的職工放工，所以摩多開動聲叫喊聲腳車拉動聲混雜着。烏豬呀了一口氣，從褲袋中掏出一包金葉香煙，拿出一支，然後很老練的在煙盒上打了幾下，就趨近坐在前面的同事阿良借他煙頭的火。

烏豬常常是這樣的，一有空就感到這裏抽煙，和一班同事圍攏一起談天，當然話題總是繞着一個圈子裏，萬字票、女人、工作多的牢騷、求神字……。並且，時不時幾個人在互相爭執着，烏豬常不認輸，仗着聲大之勢，想壓倒推翻別人已成立之理論。有一次却吸引從外面走過的人事主任進來探個研究，結果他被訓斥了一頓，還收到了一封警告信。所以，得到了這個教訓之後，他才把聲壓低了下來。但有時談到面紅耳赤，實在不能忍，大聲辯駁一番之後，就伸頭出門外，看看有何動靜。然後，才放心了下來。

烏豬隨手拿起一隻杯，那隻杯是別人喝過的，就用咖啡沖了一沖，倒出窗外。然後，倒了一

杯滿滿的咖啡。同事阿來常常爲這壺咖啡而借題發表議論，他這樣對着衆同事說：「頭家真是好心人，每天泡兩大壺☕的咖啡給你們喝。所以講，你們就應該勤力工作，勤力就有鐘加給你，有了鐘就可去找女人……。」然後頓一頓，軍官檢閱下士之模樣，用雙眼掃視衆人：「我說的對不對，不對的地方請多多原諒。」然後衆同事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夾攻他：你頭風啊、你去扛頭家的脚啊、你去紅毛丹啦、你吃錯藥……。阿來專唱反調，別人說是他說不是，又有點呆頭呆腦，所以衆同事皆口稱他笑來起來啦。他也毫不介意，受之無愧之模樣。

「喂！笑來。來。吃嚙啞。吃嚙啞。」烏豬順脚踢了一張椅子給剛走進來的阿來。算是見面禮。

「好無？近來有什麼空頭？」烏豬問。

笑來把嘴貼近他耳邊細語着：「喂！倫敦有一隻新到的，好料。三張罷了。」

「汝媽的，今天幾號，我都快乾了，☕有散錢去找查某。唔免講。唔免講。講嚙。」

「驚什麼，明天就可以拿錢啦。」阿來大聲的說。

「你怎麼知道的？？」同事們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問同一個問題。

「我當然知道，佬伯空頭最多，剛才我拿盒子到烏必士時探聽到的。」

「汝講對不對？」同事們問。

「唔免汝講我也知。」烏豬不稍的對着阿來說。烏豬當然知道啦，今天廿八日，禮拜三。明天廿九日，禮拜四。禮拜五是三十日。發薪是分兩天發的。禮拜六半天不能發，所以當然是禮拜

四和禮拜五這兩天啦。

亞來一來，他們可就熱鬧啦。你一句我一句的直逗着阿來。烏豬心只念着薪水，一面盤算着，計劃着。心忽然莫名的開朗起來。——該買頓好料的回家吃，明天晚。

忽然工頭走進來，呼喝交待工作之後。他這才有不甘的踢了一下椅子，走去工作了。

放工。換了衣服，他還自走到打卡機前，機上的時間是四時五十五分鐘，還有五分鐘才到正式的放工時間。他從玻璃櫃中拿出自己的卡片，一看，不覺一怔。八時零三分鐘，八時零五分鐘，八時零七分鐘，八時十分鐘，八時十二分鐘，遲到了這樣多天。卡上面的數字使他心驚起來，今天這才看清楚。想起幾個月前就因遲到而被令停工三天，心還有點餘悸。當他一起起幾天前的一件事，心中的氣再度升起。幾天前上班途中開車漏風，推去腳車店去補而就誤了一些時間，當他飛車直奔來時，已經是八點十二分了，遲到了十二分鐘。他持着卡走去給人事主任簽名，還解釋遲到的原因。但却被他搖頭，不接受他的解釋。當時，走出人事部，他真想一拳過去，打扁他的鼻。逢見人就伸訴，說人事主任沒公道不講理由。衆同事雖然口頭上爲他打抱不平，但却愛莫能助。

四時五十九分鐘，阿來的卡已經差不多一半伸進打卡機中，向烏豬直笑着，一面說：「真是死怕慢，佬伯的手錶已經五點多一點了，還不快點叫人來修理修理。」

「是不是要趕去出世啊？來做工時爲什麼不說慢。」烏豬看不過眼，反駁他。

哪，到了到了。阿來迅速的把卡壓下去，*click*的一聲，五點正。烏豬趕緊搶先放進去，拿了

第二名。

他一面踏着腳車，一面想着。明天發糧時，定去買隻燒鴨，一支烏狗回家。又要給租，租已經有幾個月未交了。又要還債十元。又要又要。他的財政預算如何預算還是出現赤字。

回到家，他把腳車泊在組屋前的空地上，然後，走入組屋，等着升降機。

在門外，就聽到一陣陣的喝罵聲。

用鎖匙開了門，見阿寶一面抹着倒在地上的牛奶奶水，一面罵着大兒子。

烏豬見此情形，心中的冤氣可爆炸啦。

「幹媽老母，一點點小事就只會張口亂。哭父哭母的，小孩子會什麼？」一面拖起哭着的兒子。

「汝的寶貝仔做得好事，我一放工回家伊就亂肚子餓，好心沖給伊牛奶喝，誰知，這天壽仔把牛奶打翻了。」阿寶指着兒子，一面以怒目視着烏豬。

「伊又不是故意的，算了算了。慫伯要去沖涼。無閒跟汝亂。」

「汝以為我在家搖脚，慫伯也不是在醫院做那死人受氣，回到家又要顧家煮飯。汝以為我很空閒。」

烏豬不理她，就逕自走到沖涼房，做其沖涼房歌王啦。

沖涼出來，尚見阿寶不停的自言自語，正在洗着米。

烏豬吹着口哨，看看她的臉色沒有先前那樣氣了，就隨着問：「發糧了？」

「明天才發。亂什麼。是不是想要錢？」

「唔是唔是。這樣問一下也不可以嗎？」烏豬接下去問：「租幾個月無交了？」

「汝自己不會算？」

「明天發糧了拿錢去交一個月，這樣下去被政府人趕出來睡馬路也是汝的事。」

「自己花錢花得這樣爽。假如汝會想就好了。就不會有今天了。」

「我幾時沒有給汝縮，汝講。」烏豬有些生氣了。

「我是講，假如汝煙無吸，酒無喝博無賭，就可以存有錢了。」

「汝要我死啊？沒有想清楚就亂講。跟汝講話我會氣死。我去翻好過。」氣咻咻的走進房，

大力的關起房門。

阿寶氣得鼓起臉，然後搖頭說：「這是命理，莫法度。」

當初嫁給他時，他也是這樣的。苦日子已經過了很多。當今，他總算明白知困苦，有了這份雜役的工作。雖然有時他也會向她伸手要錢，不過發糧後就還給她。想起當初受他的氣，比較起來，當今真是無話說啦！又有一間（一房一廳的組屋）屋住。好過跟人租受人氣。

「飯好了！」阿寶拉開喉嚨，一面捧着菜出來。心仍存有點怒氣。

烏豬聽到叫聲，猛的醒來，從牀上懶懶的起來。

烏豬洗了臉，澆醒了睡意。

烏豬注目着頭髮零亂的阿寶，然後看看桌上擺着的菜色，想說什麼，但却又說不出來。伊老

母，日日都是這些菜：煎鹹魚、魚蛋湯、豆瓜炒豆芽。吃到厭啦。真的吃到厭啦。

阿寶看烏豬翻緊臉，不着一聲。已經猜測到烏豬的思想啦。阿寶吃着飯，默不做聲。

最後，烏豬還是坐下來，拿起碗飯，用筷子迅速的扒着飯，然後把碗放下來。

「明天發糧後定買點好料的。」烏豬這樣想。

阿寶抹完了病房，走了出來。呼了一口氣，抬頭望掛在壁上的鐘，九點了。她走進洗手間，洗淨雙手，隨手撕了一截紙巾，抹着臉上的汗液。然後，上樓到新禱室去上新禱會。當她閉起雙眼跟着祈禱時，她開始胡思亂想起來。今天輪到一位職員主持祈禱會。她根本就不清楚他在唸什麼。今天不知有糧發無？家裡牛奶粉又完了。租又未交。還要給阿媽顧兒子的錢。還要給會錢。唉！莫法度。什麼都要錢。想電頭髮做一件衣都很難。那裏有錢？跟他拿多一點他就哭父哭母的。阿門。阿門。許多人站起來，祈禱結束。阿寶睜開雙眼，跟着出去。

午餐時阿寶從對面飯檔買了一包飯回來，就推開寫着 *Wait Room* 的小房。裏面早已聚集着一群同事了。有些正吃着飯，一面談天，一面聽着原子粒收音機播送的粵語廣播劇。

「下午發糧。」阿月說，然後吐出魚骨。

「早知啦。」幾個同事一起說。

劇情在空間中盪着，盪着。音樂過門。敲門聲。是誰啊？是我。

「聽說加薪水。」

「誰說的？」阿月這句話吸引了許多心不在焉的坐客。

「我剛知道的，是那位戴眼鏡的財福講給我知的。聽說，全醫院的人都有得加。」

「不用講一定加很少的。每次都是那樣吝嗇，五扣，七扣，最多給汝十扣。我上次才加五扣吧了。」阿心在發牢騷。

「看這一次加多少啦。有得加給你們就偷笑啦。還想要多。」阿月說。

「.....」
「.....」
「.....」

阿寶把吃剩一半的飯拋進桶中。然後對她們說：「吃不下。」

就不知真的是有錢加。幾個月前才加過。當今又加？欣喜的感覺逐漸湧上阿寶的心頭。每個人都談着這個熱門的話題，並有辯有駁有說有笑。劇情早已被她們的聲浪淹沒啦。

忽然阿月的一聲時間到啦，每個人都帶着愉快的心情和顫顫的腳步走回各自的工作崗位。當然，阿寶也是很高興的盼望着。

烏豬洗完了廁所之後，結束了早上的第一項工作。工頭今天沒有來，今天酒店又沒有什麼Function，所以不必搬桌椅。偷得閒，便又信步走到職工室，發覺大壺裏尚剩些咖啡，隨手倒了一杯，獨自一人喝起冷咖啡。

突然聽到腳步聲，他猛然的站起來，伊老母，原來是阿來。便又坐下來，繼續未完的咖啡。

「今天下午發糧。早上我問那個財副，伊講是今天，已經 Conformed 啦。」在酒店中很流行 Conformed 這個字。所以，他們也學會這個字。雖然有些却把它讀歪。但時不時亦在話語中加夾了這個字。例如說：今天的 function 已經 Conformed 了，又得搬桌椅排桌椅了。

「我早都知啦，還在囉嗦什麼。」烏豬的心頭一陣欣然。

阿來見他低頭喝咖啡，就搭訕着：「早上來時看到汝喝，當今又看到汝喝，你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杯？」便又自己拿起壺，倒一杯來喝啦。

三點。

烏豬以最快的動作把餐廳的地壇的塵吸完，丟下吸塵機，飛步走去辦公室。

辦公室裏已經聚集着一群人，正列隊着。烏豬心裏暗罵一聲，慢來一步，只好排後面了。很不容易才輪到烏豬。兩位發薪的書記坐着，桌上是一大籃整齊排列的信封。

「幾號？」

「L.....L5」烏豬緊張的口吃起來。然後就簽了名。信封總算到手啦。

烏豬走出來，算着信封裏的錢。猛的被人後面打了一下。

「喂，錢唔免還啊？」阿良伸出來，作討錢狀。

「幹恁老母，怕我走汝。拿去。」烏豬不情願的把十塊錢丟在辦公室外面的圓桌上。

把錢收拾好放進錢包裏。烏豬急步走去職工室去喝咖啡解渴。

五點未到，他們已經在打卡機前等待着。

「喂，阿炎，要不要去……。」阿良停一停，然後作了個派牌的手勢。

「那裏？」烏豬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就問。

「當然是阿發的屋啦。愛去莫？我，阿福大頭，還有阿林也去。」

烏豬猶豫了一下。他好久沒有賭了，心頭再度有點癢癢的感覺。

「去就去。」烏豬管不得許多了。心想：不一定可以贏回一筆錢。

從阿發的屋子走出來，已經是晚上七時了。烏豬踏着腳車，頭有一點昏昏然。口又渴。暮色蒼茫的照着，照在他身上。他在繁忙的街道上踏着。口中一直喃喃自語。憤怒加上悲哀的感覺在烏豬的心中翻騰着。

他漫無目的的踏着。一輛輛的汽車在他身旁掠過，掠過。

烏豬來到柑仔園大草場，把車停在一旁。就坐在長椅上。不遠處有幾個印度老人睡在椅上。一陣冷風吹來，他不禁打了個冷顫。他胡思亂想起來。都是我怪懶，手癢。假如不跟伊人去就好了。當今什麼都輪個乾了。

要如何跟伊講呢？烏豬一直想着許多理由來騙阿寶。但怎樣的想也想不出有任何更好的理由

。他立起身，坐上腳踏車，離開了大草場。他已放棄了思想理由，吹起「老子有錢」的口哨來啦。
。胡亂的吹着，吹着。向着回家的路踏去。唉，到時才說。到時才打算。

「今晚又不知是煮什麼菜？吃都吃到厭啦。」



簡評

小說的題材不錯，可以更深入去發掘的；但作者只表面地帶過。文字的應用，情節的安排，都顯得不妥及大患。「文藝腔」是沒有了，但整篇充滿了方言土語的怪文字，是作者及大家該研思的。



優異獎

名字

潘友來





名字

潘友來

吉隆坡晚間的火車站，隨時都有千把個人，要回或者要走的趕忙着；南下北上的班車多在這段時間內開動，尤其八點北上的那班三等位車，長又舊的車廂從從拖到月台旁的鐵軌時，竄動的人們直像兇猛的食物魚見到目標，一湧搶向入口處，十多二十人便裹成一團猛鑽猛擠着。

「清南我頂住他們，你上去搶位。」差謀拄着大格子，雙手抓緊入口處的把柄紮穩身子，擋住推攘的人群。在喂喂的不滿叫聲中，清南已鑽上去。差謀閃開一旁，那些推扯的人群更發狠地擠，那樣辛苦把自己身子拔起上去，爲的也只是希望搶到這三等車的一個位置。

「阿謀——阿謀我在這裡。」清南在隔幾個車窗外探出身子招呼。差謀走前去，清南已放好了東西下來，呼了一聲，「有位了。」

「人總是這麼多。」

「來來去去沒有完的。」

兩人背靠坐在車廂，有斷沒斷的久久一句搭着。「唉，吉隆坡。」清南沉默了一會，有感似的吐了一句。

「家裡如果有問起就說我很好。」差謀雙手插進袋裡，交代了一句，全身靠在車廂。耳邊不

停的吵雜，聲尖聲低，時長時短，使人感到處在一個混亂時代。清南聽他講，隨口應了。

「拉祖這傢伙有問起就說我回了。」清南說了這句話，又驕傲的加了一句：「哼！」

差謀掉頭對他望了眼，用力點頭：「好！」

兩人就無所謂的白站着。

清南突又搖搖頭，「也只能怪我們自己……其實阿謀，我也想你也回去。去峇眼色海那邊洗一段日子，我們在高淵割膠捕魚都會好一點。」他談着，面對擁擠的人群似視而未見的有一種茫然的感受。

「我不同。」

「不同什麼，你看我們做了什麼？幾年了。」

差謀無意義的揚揚頭，「還不是這麼多人來來去去？」

「我這幾日想想，總覺得我們回去割膠捉魚都好一點，有家有朋友——」

「以後會怎樣誰都難說，我相信命運。你想想阿永……」差謀感到人老像沒自主的，什麼時候有什麼事實在捉摸不到。這樣說也像再給自己一個機會。

「阿永？」

「我們甘榜的阿永，捉魚的。」清南嘆了一聲。一個同班小學畢業的同學，在海上糾紛中遭一支長鏢穿胸而死，這情景當然不是輕易能忘的。只是同名的人不少，有時捉不準在講那一位。

「誰又保証我捉魚就不會出事呢？」差謀再加了一句。「同樣的。」

「老實講，我想如果不是你父親留了膠園給你，我看你也不會說今晚回去。」清南聽着靜了下來。「所以我說不同。」

「也是。不過我也真的想過了，我們真是沒有做出什麼。」

「你想做出什麼？」差謀不在意的反問一聲，「反正我回不去對家裡沒有什麼的。家，人多。」

「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

「我還是想呆下去。」

差謀搶着說了這句話，兩個人突又無可說。許久，清南拉起身子，翻進車窗抓了一粒柑來剝。

「到高潮要坐一整晚，能睡嗎？」

「不可能睡。管它！小事。挨完一個晚上到家也差不多天亮了，還担心什麼？」清南口裡說着，不禁流露一種欣喜，對着車頭所指的方向，不知幾許感懷。

「終於回去。」不禁自言自語起來。

「……你身上還有嗎？我是說今晚——」

「有煙，半夜可能挨不起，要抽一次。」

「……」

「……」

「——十一個字多，要走了。」差謀對時鐘掃了一眼，找了一句話說。

「阿謀，我看你還是在我們工廠找一個人搭房，這樣好一點……」

「看啦。」差謀無意識的答着。

「有時候急，有人能幫幫。」清南含有深義地說。

「叮哪——」月台出現一個工友，雙手抓着大鈴對身前的車廂一上一下賣力的搖了兩回「叮

哪——」像向搭客祝福還是什麼的，跟着長長幾聲笛子吹起，車身便格隆震了一下，依——

「走了，上去吧。」差謀像兄長那樣的打了清南左肩一下。

「我回了。」清南跳上梯級。

車格徐徐拉走，兩人突感千言萬語湧上心頭，差謀跨前兩步，要張口又說不出，便站住身子

。

「我會寫信給你。」清南跨在梯級上猛揮着手。差謀立着，眼前隨車動而湧動的人影有的追

着車廂道祝福，有的追着還和車上的人拉着手……差謀突然被撞了一跌，小女孩不顧一切的朝

前跑去，在喊：「哥哥拜拜哥哥拜拜。」

差謀從右袋拉出手，對漸去漸遠的清南身影對揮着，感覺得像在招呼家鄉……隱約似聽到

清南在喊的聲音「……回來……」這兩字刺耳的撞在心坎上。

車再追不到了，人們又轉身擠向月台出口處。差謀離開車站，他一抬頭，又見滿城閃爍的燈

光。

差謀擠入荻麻街，像很多失魂的異鄉人，受到這種人擠人才能移步的地方，聽着門唱門喊的吵聲，心胸多少寬起來，也就沒了寂寞苦悶的那種心情。

這地方女人尤其多，少女少婦的，都沒裹着身子避避人，不相干的跟人擠呀撞的。閒着無聊的小伙子也多愛擠到這場合來。差謀心情錯綜的也碰呀擦的，心裡就不禁悸動，截了一輛德士到萬能大廈門前下車。

一人走着，今晚更感孤單煩悶，身前兩三對情侶走的貼貼，最靠近那對，男的突然在女的臀部捏了一把似的，「噉！」的一下打手聲輕傳了出來，隨着幾許輕笑。

「我是男人。」差謀呼了一聲，無來由的這樣想到，脚尖已朝向阿羅街方向走。阿羅街高上高下的建築物眨着奇異的光亮，千奇百怪的「按摩」招牌，加上報上看到「銷魂」「又光又熱」這類字眼的廣告，誘着許多孤悶的人去勾起心底的慾悶。

這時戲院散場出來的人群把差謀圍在當中，他不愧不忙的，就順着人潮推走着。出了光藝戲院泊車場，等着過馬路，對面阿羅街跳動着七彩霓虹燈在向他們誘引誘着。

「要去？」差謀反悔了一下。雖然不是什麼正經的人，到這種找女人的地方也才有過一次，自然沒有那麼爽快，說了就去。

身前這一條路，排擠着掙要出去的汽車，暫時使他過不了馬路。「沒想到一下子就回去了。」差謀顯然還掛着清南走後留下來的孤單。

「哎哟——」他突然叫起來，左腿的陣陣刺痛還猛闖上心頭。擠着聽到叭叭。叭叭的喇叭聲

他伸手按着被撞痛的左腿，痛楚還絲絲襲上來。那輛正擦過他的紅色轎車在身旁駛着，差謀猛得一股怒洩，一拳重重「砰」一响擊在車頭。手拿開，車蓋上留了一個凹洞。

「喂。」車主喊了一聲。

「想怎樣？」那人照照差謀的粗象和臉色，喊了一聲喂也就靜下來，嘴裡翻翻蓋蓋的沒聲咒着。

那股痛楚和怒氣一沖，差謀突覺身子熱了起來，孤悶煩意一掃而空。他摔摔頭一望，對面國泰戲院的大海報貼着今天上映「宇宙大戰」，一拔步，在徐徐駛動的車籠中穿來插去的跑到對面。到售票處一看，却發現滿座了。也就隨便看了一些預告片圖片，跟着找了煤條櫃要了一碟煤條，吃下肚後，人便覺得又實起來——「清南大概到萬撓了……」

回到房裡，差謀不禁格外留意起房中的一切來。幾年中，盡管搬了十來次住的地方，兩人總一塊來去。現在清南一走，心中顯得有種不自在。

「不管怎樣，他已回去了。」差謀說什麼也該為老朋友高興。「他會成功，其實他已經成功了。」想着便順手拿起清南留給他的一張紙，上面寫着一個地址，註明「峇眼色海戒毒中心」。「其實要說，這些都是命運。」總覺得不好命的人多。差謀就想到何成；四年前還見過一次的那麼俊俏年輕人，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好孩子。讀完大學回來，六年了，老是找不到好的工作。那次曾對差謀說過：「迫到我沒辦法，我就不顧一切了。」果然從清南妹妹來信中得知他終於幹

上壞事，被捉了坐牢。當時差謀知道了，心裡就有那種——離怪——的想法。報章不時有的爭取學位被承認的報導不就是他們嗎？

「誰想得到？受過高深教育，誰想……」

「唉，算了。」差謀想到了自己，「誰又想得到。」出奇地感到今晚竟想了這些無關痛癢的事，便掉幾下頭，却總是那般情緒。

「查某！」

突然叫出這兩字。雙掌抵在腦後便倒下床。差謀倒是忘不掉女孩子名字。「查某。」

出生時父親也搞不清是排第八第九的，給問着便隨便丟了一句：「名查某不就好了，唉呀。」名字便這樣給定下來了。這還不算，偏就他年小多病，母親拜神問佛，說這孩子難帶，取個女孩兒名字好，母親便不改口了，而且家姓白，白查某這三字叫起來不就頂好嗎？跟着還被指示左右耳穿了一邊耳環，煞是女孩兒家似的。

上小學時候，同學們都爭着叫華文名字，白查某兩字叫了也不甚刺耳。只是有次老師無意中用國語唸了Gong Gong Ma三個字，便給頑皮的同學聽住叫了。有時候吵架，便給對方用福建話查某囉查某囉喊個不停，有次憤的提出褲裡的小鳥來：「拿，誰說我是查某，我有咕咕叫。」年紀大了，就不敢再這樣做。

說起來小學生頂聽老師的話，老師說不可取笑別人便不亂取笑。白查某六年小學還算過的好好，鄉下孩子也不太懂事，心理也不爲這名字計較。只是家裡窮，下田割膠的，整個人倒給磨大

格子；又黑又粗，實紫紫的。

後來上中學，遇着不同地方來的同學就變多了，而且老師點名時也改口唸國音 *Pek Chin Boi* 的叫，直給叫了個徹底，真是個「白女孩兒」，同學們也笑壞了。後來還是華文老師替他找了兩個字改改，就是「差謀」。但每天點名時的哄堂，總無處去避免……就這樣第二年便自個兒停了學，爲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倒是給它害了。

留在家裡，大家隨口招呼總是那個音，有幾回想着便對父親罵出口來：「拿我的名字開玩笑！」想想便跑開，到吉隆坡希望跑出那個「死名字」，於是朋友間起就說「阿謀」兩字，聽了也就好一點。

「何成也是給名字害了吧，何成何成……清南會不會背出於藍——」差謀便繞在名字胡思亂想起來，才下班又趕着送走清南後的倦意倒給趕走一空。

呆了許久，身子突然不舒服起來，知道那「東癱」又來了。「拉祖！」差謀只能咬牙底吼。「沒有好人，不要來。」他記得寫信阻止小弟來隆時這樣告訴他。一根煙、一粒糖的陷阱無處不有。

想想自己十八歲來吉隆坡，好的工沒被輪到，就在工廠做下了，而且輪班；上半夜也輪，下半夜也輪，身子初初適應不來，在家八九點就躺上床的事那裡還有？久了，也就被這地方滾成另一番情景，晚上就總要無端端拖上午夜十二點一點才睡下去。

不做夜班的日子，空振着精神四處溜，常感到時間排遣不了。這城的人都步步提防，外面的

朋友離交，也就三五成群跟着工廠幾個比較愛動的傢伙混上了。而且空自坐着，有話無話的聊着也悶的，拉祖不時遞來香煙，一口一口抽倒也感到有做着什麼，身心不那麼難受，不久就上癮了。到以後，店裡買的煙也夠不上癮時，才知給拉祖視勾上了。

「唉。」差謀鎖上了房門，摸出藏在三個五牌煙盒的一小包白粉，縮着身子抽着，一口兩口，邊還想到清南，想到暗巷抖着求別傷他生命的聲音，想到自己的命……竟流下淚來。

「——回來……」清南的聲音在耳根迂迴。

抽完後，他又趕快打開一個門縫，怕教疑心。

「多少年了，吉隆坡——」差謀站起來，收拾了一下，又打算出去走走。摸一下袋子，發現只有五元和幾個硬幣。想了一會，便又強烈地感受到清南已離開的那種難受，那種痛苦的恐懼躍入腦海；清南首次出現的情景一直不能忘懷。

那次和拉祖衝突，在門不過時，拉祖冷冷地說：「等着看，你會跪着求我。」差謀第三天用完白粉時，在工廠一直咬牙和抽煙的痛苦抗鬥着。刀割肉破也經過了，就不曾放在心上；從沒想到毒癮發作的這種痛苦，似扯斷着整個人整個感覺……他終於蹲在一個角抖索着，呻吟着，然後蹲不住了，偌大的一個人跌坐在地面曲縮着呻吟——沒有人走來看，這種情形是人看慣的。他突然想到把自己撞碎，撞昏死過去好一點。於是爬起身便向石灰牆衝去，「碰！」一聲，又跌在地上，舒服的劇痛了一下，沒昏。過後又難受起來，便死命爬起身再一頭撞去，「碰！」一聲，又跌在地上……突然有兩隻手伸來扶他，他無神的掃一眼，模糊見到一張臉形。便任由那人把他

扶到廁所，突地看到那麼振奮的一包白粉，一手搶過手，跟着又有人遞過火……他抖着身子吸着，吸着……終於看清那一張臉：

「你——」

「是我清南，查某。」

差謀愣住了，「清南，你？你幾時來吉隆坡的？」

「要一年了。」

「怎麼沒見過……」

「難說。我看到你那種情形才跑過來看，沒想到是你。」

差謀感到一種耻辱。

「……你怎麼會有這些東西？」清南搖搖頭，嘆了一聲。

差謀在房裡慢慢翻着，找了那把彈簧刀，放入袋裡——

「呼！」突然門被撞開，差謀無端端「啊」一聲喊起來，感到雲那的無助呆立着。定神再看時，才知是房東的小兒子，耳邊還聽到幾下哇哇的哭聲。

「阿謀哥，媽咪生弟弟了。」差謀想問為什麼這麼晚還沒睡，聽他說了，便自了然。相信是爲着剛才哇哇出生的新弟弟吧。

「好哇。」差謀拍拍他的手掌，突然關懷地問：「叫什麼名字啊？」

「我不知道。」

「還沒有阿。小盛叫爸爸一定要給新弟弟好聽好聽的名字。知道嗎？」

「要好聽好聽的名字，我去叫爸爸給弟弟好好聽的名字。」

新生嬰兒的叫聲歇了，差謀步出屋外，走下吉隆坡的街道。橫七跨八的路，四處跳躍着多彩的光亮，他手底抓了一下彈簧刀，走向偏僻的地方，他要找一條最黑暗的路——



簡評

人名字和錯綜的掌紋是否標識着命運呢？本篇作者應用「名字」企圖探討人的處境和際遇，但是衝擊力顯得薄弱，故此未能有效地引起預期的震撼作用。



優異獎



威
威

鄭
韻
穆



威威

鄭韵穆

更鼓，可蘭經，驚破她的噩夢。

清明時節。凌晨冷雨斜斜，從窗外灌入客廳，風捲起，已然帶濕的窗帘，麻麻癢癢地拂在她的臉上。這才想起，她又守漏了一個夜晚。

對面人家，年輕的少婦頭一胎便難產死了。臨時搭起的棚帳，燈火通明。那裏偶的青年坐在棺木前的地上，一直往火盤裡投下冥紙。他抽泣了一夜，淚已乾，木然對着那獠牙張爪的火香。唉……長長的歎息！一室幽暗，把她消瘦的身子吞噬。

她在黑與光之間攪抖，抖着：一把也曾用來剪布的黑剪刀、一盆熱水、小鏡，那廿多年前熟悉的鄉下接生婆，在她呻吟，掙扎，吶喊，哭泣中，向着她撲來……

那患有糖尿病、高血壓、風濕和哮喘病的肥矮老頭，右手拈三支香，左手提高拖地的睡袍，從樓上下來。窗外風起時，他咳嗽得很厲害。

暑光遙遠，朦朧月，星星在譏笑着他。

面向窗外，禱告之後，接着他上香。

她默歎。眼淚滑落在已然爬上皺紋的臉龐。

他把一條厚厚的大毛巾蓋在她身上：「這樣下去，你只在折磨自己。」

她依然無言。

「人海茫茫，十九歲的孩子，何處去找他？」

「但他從未這麼久未回家過。我天天在心驚胆跳。楚湘，你可知昨天我從報上見到一則吸毒青年墜樓的新聞標題時，有多恐懼！」老妻說。

他又咳嗽起來，搖搖頭：「你自己的身體要緊，他已失足太深！」

「難道無法挽救他嗎？」

「他不自救，佛亦難救他。他沒決心，戒毒所是不收他的。」

「難道眼看着他死嗎？」

署光遠遠。他感到一陣天玄地轉，幾乎不支地跌坐到沙發上。

公雞啼，太陽還沒露面。雨停，風不停，但鳥兒已出巢，鳴叫起來，像一群戲耍在屋外的稚童喧鬧着。

算一算，威威已失蹤第十一天。

X

X

X

鐵欄以外，重重疊疊的鐵欄，中間是一塊四方形的天井；雨和陽光，都僅落在那方塊的土敏土上。一群希望明天，又不知明天的青年，每個晚餐過後，便在鐵欄門內守望星星。却只能在土敏土上見到星星的影子。

那人又再唱「出冊」的歌曲。他的古銅色的臂上，刺有一隻飛鷹。被囚的鷹，响往無際的海岸，林山。

從天井處，飛入一只迷途的柑蔗鳥。牠闖入鐵欄深處，惶惶失措的眼神，惹來陣陣的叱喝。鐵欄後面，綠林疑犯躍躍欲試，紛紛把手臂伸出鐵欄外，想捉捕那只相信是從拘留所外附近飛禽後溜出的鳥兒。

一名中年警伯，童心頓起，也在喀喀聲中追捕亂闖於走廊間的小鳥。鬧劇的尾聲，是那「禽獸」終於落網啦。

他一直縮縮在昏暗的鐵窗內的一個角落，已是三天。

那水喉水，咖啡鳥，從生了鏽，沾有尿水的鐵欄空隙間塞入的白麵包，辛辣的咖喱飯……他的胃在收縮，翻騰，想起，就要翻倒出一囊的黃胆水。

在被送入拘留室的第一晚，午夜他便遭那臂上刺有「飛鷹」的兇漢錘毆。他無法反抗，鐵球般的拳頭，兇惡的嘴臉，使他恐懼。

毒癮發作時，他痛苦地呻吟，打滾，嘔吐。他怕「飛鷹」的拳腳，不敢揚聲。

在家，母親有一次見他那鬼樣子，問長問短，她在一旁流淚，甚至到鄰居一個老鴉片鬼的住家討點鴉片屎來給他解癮。媽哭着哀求他進戒毒所，甚至跪在地上哀求他勿出夜街，勿再與那批道友來往。誘使他吸毒的朋友洪仔，那次上門找他，母親竟如瘋婆那樣拿掃把趕他走。

他自小就很機伶，爸媽生氣時，任打任罵，不頂嘴，等他（她）氣消了，他會到外面買點零

食或麵包，餅干來討好媽媽。所以媽媽總是相信他，原諒他，姑息他，十多年來，他摸透了媽的脾氣。

扣留所內，蚊子，跳蚤，昏暗的燈。

家裡：有電視機，寬大的客廳，柔軟的沙發椅，南洛比洛牀。

——這時候，要是爸爸知道了他被捕，他會怎樣？他那嚴肅，不愛說話，傲慢的神色，把父子的距離拉長。爸爸的藤鞭，使門下千百個學生喪胆，他不笑時，全校沒有一個小學生敢笑，沒有人敢惹王校長。

當爸爸發現他吸毒，大發雷霆，當着兄姐面前擲他耳光子。他嚷着：「滾，滾，我沒有你這敗家子！」當時我沒有笑，一滴眼淚都沒有，我就喜歡見他那暴跳的樣子。他越暴跳，越顯示他的失敗。退休了的王校長，你也有一個兒子吸毒？哈哈！他對其他學生，還有談有笑，何以獨對我老是繃緊着苦瓜臉？是的，我天份比不上兄姐，我考不上MCE，我好動，我只是個普通的推銷員，丟他的臉，我沒有希望，哈哈……

——琳琳不知怎樣啦？她若知我被捕，失業，出走，還被毒販操縱着零售一點白粉來解癮，她會怎樣呢？她還有打電話給媽媽嗎？媽也說她是個好女孩。她還是個mommy的學生，潔白，如冰雪；她甜美，滿園的花朵比不上她。但她那該死的媽媽，不喜歡我的長髮，不喜歡我抽煙，不喜歡我帶她上Disco（新潮舞廳）。她那麼絕，索性學家由都門遷往柔南。沒有琳琳，一切一切都等於零。琳琳還有來電話嗎？媽？媽，琳琳怎麼沒來電話？琳琳一定被關起來了！他媽的，爲

什麼干涉我們，我那一點不配她？

昏黃的燈，跳蚤，那擾人的鼻鼾，令人難眠。

那晚，在指天街的一個巷口，當時他身上已賣剩一小管海洛英。他正想向一個長髮，衣着髒兮兮的巫人兜售那東西。才趨近，便他媽的被扣上手銬，原來貼錯了門神！

醒來，眼角有淚。

沖涼，尿臭，警伯的叱喝聲，接下來，便是等那白麵包及咖啡烏。然後與「飛塵」坐在鐵欄內，望着其他嫌犯被帶進帶出，盤問？上法庭？判監？「旺埠」（限制居留）？或獲釋？他的眼神，若那綠色的柑蔗烏。

警伯驚破他的胡思亂想，叫喊着：「王威威！」於是他被扣上手銬，去什麼地方？但他不敢問。

爸爸在警官的辦事處。他偷望父親時，父子四目交投。爸爸的眼神，令他想到童年在小鎮，一名老印人尋獲他那些迷途的羔羊後的神情：是喜、悲、怨？

他被釋後的理由是（一）初犯（二）沒足夠証據控他販毒（三）他吸毒頗深（四）當局給他一個自新機會。警方通知父親來接他回去。

走出警局，爸在前，我在後跟着。

鬧市。塞車。黑烟。路邊的小檔，叫賣。人潮。

爸的雙腿，彷彿很吃重，他那淺藍色的夏威夷衫，更寬闊了。那對裂了口的破皮鞋，那麼寒酸。「他可是我那千萬人崇敬，當校長的父親？」他心裡自問着。

王楚湘在路旁一個豆腐花檔上停下來，攪抖着的手從褲袋掏出一條手帕，抹一抹額頭及臉上的汗。他叫了杯豆漿水。轉過頭問他：「你要喝什麼？」

爸爸從未對他那麼溫和，慈祥，關心，能夠接近。

爸爸喝完一杯豆漿水，忽然咳嗽起來，咳得彎下腰，迫出眼淚。路人好奇地看着他們。

他上前扶住父親，輕拍他的背：「爸，你怎麼啦？」

「沒，沒什麼，……老毛病……死不了！我們搭的士回家吧！」

車上。王楚湘滿頭大汗，喘着氣，疲憊萬分般靠躺在車座上。

「爸，我錯了！」威威打破可怕的沉默。

「我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句話。」

「原諒我，我對不起你。」

「回去再跟你媽說這話去！」

「三天來，我面壁覺悟許多事情。我輕浮，幼稚，衝動，好妒，沒有生活目標，爸……」

他忍不住哭泣。

王楚湘冷冷，望出車窗外，嘴角在苦笑。

威威大胆去拉父親的手：「爸，相信我，幫我，我發誓重新做人！」他忽然把無名指伸入口

裡，猛力咬下去……血，血染紅他的嘴唇，血滴到王楚湘的大腿上，也染紅他的灰色長褲。

遲了，他無法阻止這優孩子。

他喃喃，把孩子擁過來：「何必，何必呢？」

威威伏在他的懷裡哭泣，哭得像個小孩子。

他沒阻止他，撫着孩子又靜又臭的長髮，輕輕地說：「回去剪掉長髮，我會日夜繼續為你誦經。你振作起來，相信你媽的病就會好了。」

「媽病啦？」他飲泣着問。

「十多天找不到你，她日夜不睡，病倒了。」

車窗外，遠山含笑，每寸陽光，把身上的細胞照得活躍起來。

×

×

×

百里迢迢，王楚湘帶着一身病痛，陪同威威由隆乘火車到華都牙也戒毒中心報到。

臨行前，母親爲他趕織好一件冷毛線衣，買了幾件T恤，替他把牙膏、牙刷、面巾，醫生特別介紹的奶粉等日用品裝入旅行箱裡。

母親頻頻地叮嚀。

王楚湘笑了，三週的奔走，在醫生和福利部的推荐下，威威要進入戒毒所啦！

人民快車由隆總站北上。

威威的臉色三週來已有起色。在觀音娘娘面前，王楚湘爲孩子剪掉長髮，教他起誓。

火車奔馳着，很快衝出了沉悶的城市空氣範圍。軌道兩邊，一路皆是青蔥的膠林與原野，生機勃然。

威威望着窗外的遠山出神。

他父親打斷他的思潮說：「孩子，唐僧取經，迢迢千里，伏了多少妖魔。此去在你，這是你最後的一個機會。」

「我知道。」

「佛說回頭是岸，苦海無邊，先自救，始得人救，你自己的命運，前途，全操在自己的手中。」

「嗯。」

「爲了你，我用盡退休金，你兒姐不能諒解，以爲我袒護你，寵壞你，都已搬出去住。我與你媽，只靠每月幾百元房租過活。你將來若能自立，我們就滿足啦！」

威威望着那已結個大疤痕的無名指。一切的誓言，都刻在那上面。

王楚湘也深信，孩子有福啦！

X

X

X

在盼望中，一年後，威威驕傲地步出戒毒所。

「畢業典禮」那天，王楚湘夫婦與曾恨透威威的大兒子及二女兒，特地驅車前往華都牙也參加該盛典。

威威胖了起來，活羅，健康，他是以前幼時所熟悉的威威啦！

王楚湘在受邀致詞時，幾度哽咽，停頓下來用手帕揩眼淚。

回隆後，很幸運的，在一週內他便找到工作。

他在一間規模龐大的罐頭食品出入口商担任貨倉助手，薪酬兩百五十元，夠吃夠穿，還有餘錢給雙親。

二個月後。

公司的人事部經理突然在放工前招見他。

他驚訝，不安。

那師爺般的陰沉中年禿者冷冷的臉，像塊冰。「我做錯了什麼嗎？」威威心裡自問。其實，他平時工作比任何同事勤快，任勞任怨，逆來順受，虛心學習，想出人頭地。他意外發覺貨倉主管李大肥也在現場。大肥神情得意，嘴角掛着陰險的笑容。

人事部经理彼得林在翻閱他的個人檔案夾，也不叫他坐下。他嚴肅地站着，心亂跳。

人事經理彼得林從抽屜拿出一疊鈔票，恰恰地說：「這是你本月份的薪水，對不起，明天你可以不必來了。」

「爲什麼？」他睜大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問你自己，」李大肥掉嘴。

「我犯了什麼錯？兩個月來，我早來遲退，工做得比別人多，爲什麼突然辭掉我？爲什麼？」

彼得林冷冷地答：「在三個月試用期內公司對你不滿意，隨時可以辭退任何職員。」

「總不能無緣無故吧！」

「哼！」李大肥在旁又揶揄，比人事經理更大聲地說：「什麼無緣無故？難道冤枉你，你欺騙公司；你曾經是白粉道友！我已打聽出你的底細，你曾被警方扣留，偷過父母的錢去買白粉，哼，你以為你是什麼好東西？」

「住口！我不許你侮辱我。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我已重新做人！」

「一旦做賊，終身是賊，天下最靠不住的是白粉道友！」接着李大肥轉向人事經理，放低聲調：「試想，公司貨倉若大批貨，若被人『暗漏』出去買白粉，我主管貨倉的大肥可擔當不起！」

彼得林點點頭，顯然站在李的一邊。

他驚駭，憤恨，悲痛。他想：原來世道如此，要自新，浪子要回頭，也這麼難！

大家同事，為何如此侮辱他，欺負他？

他墓地向李大肥撲去，一拳擊中他的胸部，但大肥體壯如牛，悶哼一聲，馬上掙扎起來一拳攻擊威威的臉頰，威威略閃，已被擊中鼻子，鮮血登時從鼻孔淌出來。他一個踉蹌，向後跌坐在人事經理門前……公司的保安人員聞聲趕來，把他與李大肥隔開。

他掙脫保安人員的手，把剛領到的那疊鈔票塞回給人事經理，掉頭就走。

一路上，他漫無目的地走着，眼淚不爭氣地滾滾而下。一些路人好奇地望着他。

鬧市，夜的黑幕降下前，每個人都在趕着回家，他原也像他（她）們，每天忙來忙去。目下，他又失業啦！何有顏面回家？

他不知不覺地折入路旁一座還在建築中的高樓。

登上最高第十層。天色更黑，脚下的人、車，遠處的霓虹燈在忙碌着。這一切，都將與他無關。

「爲什麼？爲什麼不容我站起來？」他伏在一個石柱飲泣，用拳頭猛擊着它自問。是了，李大肥曾多次暗示他。

——哼，何必這麼賣力，以爲年輕力壯有氣力沒處用？老板難道會對你另眼相看？

——噫，小王，再下去，恐怕我們的工都要給你做完，沒補水好拿啦！做慢點，反正工做不完。

阿陳也在旁冷言冷語：——大肥，看小王這種表現，恐怕不出幾個月你的位置就要和他對換啦！」

當時以爲說笑，他笑笑，不以爲意。

回家？怎麼向父母交待？

他万念俱灰，走到頂樓邊緣，突想一躍了結殘生。今後還能立足嗎？何去何從？只要再踏前一步，一切便一了百了。

風起，一塊玻璃片忽然墜下樓，他俯瞰，頃刻，見它跌碎地面，成爲碎片，他心寒。

天空，云彩，飛鳥，早出的星點……爸的音容，他那寬闊的夏威夷，裂口的皮鞋，爸在路旁劇烈的咳嗽，日夜爲他誦經的薄音……

呵！明天是爸六十歲生日，兄姐們已訂在酒樓設兩席宴席爲父親壽。他不再猶豫，不再想往前衝。轉身下樓。

爸爸，祝你生日快樂，祝你壽比南山。

.....

在回家巴士上，心念一動，他計劃向兄姐借筆錢，在路邊擺個冰水櫃。



簡評

「威威」裏所具備的社會意義，是該受到讚許的。作者似乎已走對了這條寫實的路，且敢於把這吸毒事件發生在一個校長和兒子的身上。

不過，我們覺得在寫實這定義上，作者似乎忽略了更進一步的體驗和推想，以致本篇中的許多對白和情節上缺乏真實性，甚麼人甚麼環境講甚麼話，這是相當重要的，而「威威」就是缺乏了這方面的說服力。

本篇開始的第一段，在敘述觀點上顯得有些混亂；而本篇却有一個令人意想不到而又不說教的結論。



優異獎

老



汗
辛



老

汗 辛

恍恍惚惚，金和以爲自己在上班途中，一會兒巴士到站，又要走入那條出了名的土庫街：銀行、政府辦公室、律師樓、會計所以及其他商業辦公室的集合處。趕着上班的男女穿著十分整齊清潔，女的擦脂抹粉，衣裙搖曳擺盪，身上透出縹緲幽香；男的以前講究的是一頭滑亮的頭髮，如今時代變了，改蓄長髮，不過一身光潔的衣服到底還是能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辦公室的財富嘛，好歹也要給人一個好印象！再過幾個月我寄些錢回來，吩咐亞順替家裡添置一架電視機，要彩色的，新加坡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亞達坐在廳中演說似的說。在他眼中若大的一個客廳缺少的也許就是這件東西。彩色電視機畫面清楚美麗，畫面生動，又不會看壞眼睛！亞達是不是怕我無聊？金和怔怔的望着沿途疏疏落落的房屋、遠處的山、樹林、稻田……

Time，剪票員表情木然，金和把早已準備在手的零錢遞過去，房屋、山、樹林及稻田依然在眼中飛馳，這像不像彩色電視機的畫面？長方形的，對了，巴士那裡是駛向土庫街？Time，這裡的居民都叫 Time。買新屋都是這樣的，現在看去又遠又僻，漸漸屋子建多了，馬路鋪好了，什貨店、咖啡店、藥店什麼的到時一定齊全，屋價還怕不漲嗎？同座的老婦提着一個老式藤籃行動十分蹣跚的下巴士，金和下意識的望着她，心裡有一份莫名的關懷，年湮代遠，腦海長出魔

爪似的四處搜索，企圖捕捉些什麼，却只有一團模糊的影子老是甩不掉的在腦海浮浮沉沉，陪伴在側短短十三年，就是福薄，沒能等亞達出人頭地，唉！還在的話亦已白髮蒼蒼，害苦了亞娟，十一二歲被迫料理一個家。爸爸，亞芳的衣服鉤破了！爸爸，隔壁的人家欺負弟弟，他們要打亞建和亞成，好在我及時把他們拉進來！……金和還未踏入屋子，亞娟就氣呼呼的說，臉也脹紅了，一整天的疲勞與委屈掩蓋了活潑的神采。亞娟，爸爸夾姑媽天天來幫你，她已答應。亞娟笑了，笑意中帶有一種淒愴感，像極她母親。亞娟，你不怪爸爸做的太草率嗎？我過的還不錯啊！爸爸。金和把頭垂的很低很低，把一抹沉痛埋在胸口，沒有勇氣再問下去。二十九歲了，還就些吧！介紹人毫不客氣的說，就不怕損人，只想撮成好事，紅色早些到手。金和在遲疑，說要考慮幾天，思索着對方的年齡與工作，還有相貌，二十九歲了，還等什麼？

亞娟的婚禮很簡單，嫁妝中有許多東西是兩個弟弟自告奮勇掏腰包的。金和是最後一個下巴士的搭客，沒什麼好匆忙的，匆忙的日子都匆忙過去了。巴利在車站對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嘩着，蠕動着，金和又感到自己是一個置身事外的閑人，一切一切彷彿與他絕緣，生活對他也許是喝喝咖啡，看看武俠小說，這裡走走，那邊逛逛。衷心祝福你有一個快樂豐富的晚年，在歡送會上，那受洋教育的李經理清一清喉嚨，讚揚金和的工作表現：認真、穩重、不急躁、有條不紊、待人彬彬有禮，好話說盡了，最後就是那一句祝福你有一個快樂豐富晚年的動人話，金和頓時鼻酸起來，好在還有幾分醉意可以掩飾，洋酒又對準他的酒杯傾斜，就不知是誰那麼知趣，金和趕緊呷了一大口，人纔覺得酒脫些。

姊妹、風采、新潮講性、講服裝、講烹調，也講影星生活，印度人經營的武俠小說出租書攤此處難尋，少了武當少林，江湖兒女的恩恩怨仇回返古代，每買幾份報紙，舊報紙沒有價錢，賤賣可惜，放住又佔地方，亞順的老婆有意無意的嘀咕，爸爸，中飯在家吃嗎？在外面胡亂吃東西不好啊！金和雙手遲鈍的扣着衣鈕，愛理不理的唔了一聲，他依然要出去，出去 *pass*。看你們的意思啦，我是無所謂的！金和雙手攤開莫可奈何的說。所剩無幾的歲月寄身何處不一樣呢？亞連徵求亞順的意見，亞順沒有違拗，結果組屋「打掉」，一個工程師弟弟買屋，爲父揚眉吐氣，說出去親戚朋友一定羨慕不已，往後上班要趕幾輪，麻煩些算什麼？吵什在咖啡店裡沸沸騰騰，圍觀的小販攤檔不時冒出一陣又一陣的蒸氣，生意好極了！搬家，搬離組屋，搬離組屋鄰近一班窮極無聊的老朋友，從此座上冷清，沒有人信口開河，沒有人看不慣年青人的所作所爲而大發牢騷，更沒有人用羨慕的口吻提起亞連，咖啡烏冷了，冷在無聲無息中。

亞連的信每個月月頭一定連同家用寄到，信內簡略得透出寒意。亞和你好命呀！女兒嫁了，兒子出了頭，不久又要遷入新屋，以後悠哉閑哉！叫亞連買輛汽車給你過癮過癮呀！金和安祥的躺在安樂椅上，天花板上的風扇不停旋轉，旋轉，金和疲憊的眼皮耐不住吹，合攏起來。廳內亞順十分耐心的逗弄着兩個孩子，兩個孩子也很喜歡纏亞順，他們有幾分像亞順幼年時，金和在孩子的眼瞳中迷迷糊糊的走回昔日那間矮小殘陋的亞答屋，陰沉沉的令人有種窒息感，桌上一盞小煤油燈，散發着凄迷昏黃的燈光，十多塊木板湊合成一張長長的床，床上睡着四個兒子與兩個女兒，身上穿着既不合身又褪了色的衣服，營養不足的面龐細小，黝黑中透出蒼黃，金和時常看着

孩子睡了而自己却遲遲不能睡。你們這班餓鬼！孩子的母親習慣劈口第一句，鄰居偶而送來吃的東西孩子就如一群蒼蠅纏住不放，你們這班餓鬼！又是母親的聲音，沙啞的，終日勞勞碌碌，頭髮轉白，臉上增添條條皺紋，連手指頭也鈍了，歲月在她身上滴的特別快，最終是病倒了，一拖就是兩年，還有那個在土庫街做財富的父親，每日按時上下班，甚少出門。亞和，一個人到這個地步還求什麼？你沒見到我兒子，結婚後，只顧老婆不顧父母，每個月拿二三十元回家，面色像給鬼捉頸項那麼難看。我說亞大，你也不必太多牢騷，如今通貨膨脹，一個打工仔養一個家還能剩多少？你要他拋下妻兒嗎？也許只有意氣風發的亞達纔能永遠這樣神氣，咀角一抹冷笑，自負得很。爸爸，我要升學！很有把握的也不多說懇求的話，自恃學校成績一向在人之前，金和並不表示什麼，開始教訓亞達，說要用功，要專一，千萬不要受外來誘惑，一切以課業為主，然後期期艾艾，算是答應了，一筆龐大的費用還在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亞達是一張光耀眩目的皇牌，幾個讀書不多的哥哥早已出外工作，苦頭吃過不少，却心甘情願的幫忙，逐他成行，結果亞達飛了，讀書、工作、結婚都在新加坡，並不是很遙遠的國度，感情上却似隔着千山萬水。

自從亞達工作後錢從沒給于山萬水阻礙，它順順利利的流入金和手中，能夠掌握的也許只有這些，誰說什麼也沒有呢？或許少了一個人與金和分享，他只想瀟灑，一個人無目無的地瀟灑，一會兒買份報紙，一會兒走入咖啡店，一會兒買碗麵條什麼的吃吃……

很愛睡，就是睡的沒頭沒腦。爸爸叫你一齊去吃風！小傢伙已經穿的整齊漂亮，挺可愛的，總是很難親到他們，他們說爺爺的鬚刺人。真的不去嗎？不啦，你們去吧！再走不入他們的圈子

，只能遠遠望着，自覺是一種安慰。要吃些什麼？等下我們買回來。不啦！不啦！金和堅決的擺擺手，結果他們去了，在金和身邊帶動一陣輕微的風，留下一個客廳的寂靜。亞成與亞建帶着妻兒在入伙那一日來過，以後就沒來了；亞娟與亞尊也是一樣，每個人似乎都忙着找生活，只有在亞達回來宴客那一日他們都到齊，穿的光亮整潔，女兒和媳婦還帶着亮亮的手鐲，還有許多不常會面的親戚，把一塊豆腐似的地方擠的滿滿，華人這些無可避免的習俗暫時把他們拉在一起，過後又是各散東西。亞和，你的脾氣就是這樣怪！年紀這麼大了，亞大的話還是有棱有角的能刺人，金和默默苦笑，疲憊又在眼皮變成厚厚的霜，黢黑開始在眼底深開，許多半熟悉半陌生的面孔隨着來回、浮動，年青時的朋友？工作的同事？再也捉摸不清，瞬息間，一切烟消雲散，無影無踪，腦海裡何曾留下一張清楚的臉孔？沒什麼所謂理想，每天辛勞的上班下班，與人無爭，對上司恭恭敬敬，小心翼翼的做人，無非希望孩子快些長大，可以放下担子，於是日子就這樣輕輕飄飄的消逝，如今却為何留戀那纏住一身的迷離往事？養到一個足以在人前抬的起頭的兒子也夠了吧！巴利旁那榉樹條湯真好味道，榉條又薄又滑，金和吞下一口口水，想着明天要去。

簡評

本篇是寫一位退休後，孤寂無依的老人的悲哀。讀後令人有「有即是無、無却似有」的感覺。他有兒有女，但卻在他退休以後，這些兒女，對他並沒有什麼作用。

一個老人退休了，他該算是悠閒的人了。但文中的老人却有著繁亂的心境，而這種可悲的心境，竟是他過去的日子中所栽培出來的。人生，竟是這麼一回事，真是一場繁華的夢啊！細讀本文後，真令人感嘆再三。作者採用了意識流的方式來表達老人的心境，是很恰當的。只是，作者不曾仔細處理，以致變成一片混亂，敘述軌跡迷惘不清，是本文的缺點。所幸，尚能表現作者之意。

優異獎



夜以外

陳遠帆



夜以外

陳遠帆

調之始：A

夜闌人靜。那釣了一尾細小魚兒的單身漢提着魚桿像是自己被自己釣起的小魚兒般吹起細緻如一根針的曲子在行人道上闖着。牆角的陰影把他的面目模糊起來如夜般的清涼中朦朧的可怖。單身漢蹣跚的逆風行走着，後面的死魚隨着翻白而呆滯的眼珠子發出腥味在風中抗議。街燈們發着昏黃黃的臉拂着他自己伸手伸足所可走到的範圍之內。

偶爾，單身漢咳嗽了幾聲與那高級住宅區中養的惡狗嗥叫相應的聲音，沒有月（今夜真是邪門得很！沒有月）他的身體腳步在這時因為憤怒而踉蹌起來。

調之二：Am

那最後一聲淒涼的狗嗥吮把他的好奇心釣至最高的顛峯以至他能感到心內正忐忑撲撲地不停地劇烈的跳。他把自己的身影一步一步地在街燈下拉高又拉成短又復拉成長長又拉成矮矮前進。

通向那列高級住宅區後一系列排成擠密與雜亂無緒地座落的，就是貧民窟了，且唯一的通道就是要經過這條遙遠的公路。他吃力的走着（或者說爬着）腦中喃喃的咒罵着一些事物。四週寂

靜得連心跳都似已停止了活動。似又有隻原始獸待在草叢中期待着街燈們眨眼下倏地黑暗的剎那間竄出來噬了「聽」着這條路的夜行人。走在陡斜的路上哪視線是混淆着昏黃濛昏街燈且搖恍的風景。他開始玩弄着手指間的冷汗爲樂。

「聽！」

一輛高級名牌的車倏地以衝刺的速度帶過的風激醒了不安於沈思的他。他發覺那些殘了半面的殘星一直跟蹤着他的足音。行人道旁是一簇簇的矮樹叢；再過去就是一片原始蟬聲起伏隱响的大樹林里。昏暗而曖昧的星光及燈光混淆了起來成一種飄渺的境界，那種飄渺中帶着恐怖的境界。

還有二百公尺如此便該越過哪些高級住宅區了，他的心中却又開始猶豫起來。於是，他便越過哪隔開行人道與草地的水溝，坐了下來。

調之三：B

今天中午本來就其是好好的，不知怎的又會與十五歲的弟弟因爲看書的問題而爭吵起來，母親這時從後面的天井走出來勸解，他也不聽。他本就是个固執的人，他也沒有錯，他想。父親却在此時出來了。

「拍！」

他臉上受了熱辣辣的一記。如上次他拍不到蚊子而打到自己的臉上一般。只不過這次感覺上的差異是自尋的部位不同而已。恍惚中父親又咳嗽了，父親就是因爲血壓高而不能激氣，一激氣

就咳嗽。

「長到這般大了還會與你弟弟爭吵？」他咆哮道，又劇烈的咳起來。

「你不要以……咳嗽……爲這家中……一……咳……部分的家費……是你掙回……咳嗽……來的，你可想到……當初……養你……辛苦長大的……咳嗽情形……如今長……咳嗽……大了，連你……連你年幼的弟……弟弟也……也不能讓一……下，咳嗽咳嗽……。」

父親是火爆脾氣，他是知道的。也許是因為父親近幾年來因爲一破產以致搖身一變爲貧民窟下客所產生的。但他實在忍受不了的；父親盡當着比他小了七歲的弟弟的面打了他一巴掌；而且這也是最無辜的一次；他感到一座城都在搖擺起來，也彷彿是飛出去而不會回來的白鴿。是的，他出去工作；但是他從未曾把賺回來的錢當作是養家費的；無疑，討厭他的父親只是想借着一些機會來樹回他年輕時的威望而已。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呵，像月亮升起又被人拋下了。他心中吶喊着。

「我……我並沒有犯上……什麼錯？你……你爲何……要如此……待我？」他撫着臉訕訕而又帶着忿怒地半責問半懼懼問道。

「你……咳嗽……沒有錯？你與弟弟……咳嗽咳嗽咳嗽……。」頓了一頓，他才又道：「你與弟弟……爭吵……就是你的……咳嗽……的錯。大……大讓小！」他武斷而又斷續的說道。

父親的專權獨裁是絕對的，你決不能反駁。大的要讓小的，（小的當然是他疼愛的。）得到一件東西，即使是多麼珍貴多麼心愛，年幼無理得勢的若喊一聲：要！你就得乖乖的雙手奉上。沒有反駁。反駁的結果很可能就是一記熱辣辣的全餐或耳光。爲此理論？（哼，什麼結果？）他從小至大這一段期間，不論在父親富有或貧窮的時候，也不知爲着辯駁而挨了不少眼淚。他感覺得眼淚如斷線的珍珠一般淌下，在那傷痕疊疊的心板上掉下深淵。

「你……你簡直太獨裁了！我不能忍受！」他從來也未曾料到自己竟會從咀裡擠出這幾句那麼勇敢的話來。

果然是父親開始更咆哮，更瀾灑，更極端了，「怎麼？該該該……我獨……我……？我如果……如果獨裁的話……咳，你……你可以走出……咳……走出這間屋子……該該該……滾！……」他劇烈的咳嗽後用右手撫着心口，左手持着一根鬆落的柱子。

「哼，走就走吧！老子也不希罕！」說完，他想反正也是豁了出去的，就立身門外。

「你……咳……你……滾！」

他果然就大步大步的邁出了破落的門。耳後流洩着父親的咒罵。

調之四：Bm

詛咒就如漫空的流星把他的意志閃爍一絳光線又隨地幻滅。光線只是指導着他離家後的快樂，過後就是痛苦的抽搐。（而現在只是早晨的陽光滿地呵！爲何又去幻想流星漫天？走吧！）下午一街的車聲把他的意志搖散成粉粉碎碎滿空飄飛再緩合成許許多多悲劇的血光崩現。他

走過一條並不熱鬧冷落單調的小街衢。一個衣着襤褸的老乞丐向他伸出一隻骯髒的手似是向他伸出忍恥原諒的手。他恍惚着。結果他勇敢地取出一個最後僅餘的兩角銀幣揚長而去。這兩角錢已是他最後的財產了（他心中重複說道。）他本想用這兩角錢銀幣去換一杯菊花茶來解渴的。但是現在又有什麼要緊的呢？他彷彿是做了一件極大的慈善事業般吹着輕快的口哨雙手揀進牛仔褲硬崩崩的袋中留下一聲聲登音：也不管後面車子的喇叭响得多麼大！

（然後他就去找阿財，阿財剛好有兩桿魚鉤，他們就一同跑去釣魚了。

他媽的，今天運氣不好。）

賭氣的，他就向阿財連魚桿也借了帶回來。

調之五：C

現在，仍是還有兩百公尺再加上幾十步穿過幾條小巷就到家門了。距離一直沒有縮短，那是因為他仍然在這裡坐着。街燈們以粉飾的面目見他：暗暗地撒下冷冷幽幽滲合蟬聲的光。四周的空氣及氣勢也不知如何突然間詭異了起來。他面前的馬路是一列系起伏不平若正在劇烈運動後女人歇息的胸膛一般。

（他自己的呼吸似也有些喘喘嚕嚕起來了。快了，快了。他告訴自己。）

唉，怎麼了，今夜真邪門。

抬頭：天空有點陰郁郁的樣子。却連一片彤云也看不到。只看到陰郁的云。

他突然地又想起中學時曾與一個女同學坐在一起的情形。每次上課時總常忍不住地面側頭去

望地凝神坐着時側面的坐姿。她較好的面龐，窈窕的身段，發育豐滿的身材，竟使他不能自主地常生綺念。他與她私下裡是很要好的，但這並不是愛情，只是友情。只是喜歡相處而已，只是他們哪時不了解，太幼稚的想法。同學們哪時都祝他們配成一對，他心裡私下當然是高興的。但是，沒有人知道（除了他之外），太幼稚的想法與令人羞澀的回憶是會令人在以後想起時惴惴不安的，就譬如現在。「沒有什麼的！」他告訴自己。結果那年他在班上取了最榮譽的地位——最後一名。明年升級時也被退了一班。這種現今的教育制度是不會讓你留級的，但也會讓你降一班或兩班。「後來又怎樣了？」他可笑地在問自己。哪自己曾經歷過的事情。哦，對了！他一拍腿上。在以後的一年裡，他面色蒼白如一面舊時新娘子飾面的大紅布般，當他每次在校中遇見她的時候。而她眼角總掛着一絲幾絲神秘得連她自己也難明白的笑容。接下來的一年後，那時他才十七歲，就輟學了，一方面是家庭，另一方面也是無心向學。

「呵呵，還想着這些勞什子什麼的，他媽的，真是無聊！」他倏地站了起來，帶着神經質的眼珠子在滑溜着。一陣冷風無情地拍來，他下意識的用手去抹抹面，抖抖身上帶着的寒氣以使他清醒些。他用右手握起魚桿，左手揀進袋中又撒開幾步向前走去。

「鬼天氣！」

調之六：Cm

這是一列系高級住宅區的後面半個小山頭後却是一個貧民窳林立的貧民區。多麼強烈不公平痛苦快樂的天淵之別。呵！他在心中吶喊着。

幾年前他也是住在與此相同的屋裡，他父親破產後全家就搬到山後去。從此以後，父親的脾氣就宛如他家中那個一直未曾洗刷了三年的鍋底一直黑下去。

不知怎的，他現在有些憎恨那些市僧的富翁了。「他媽的，X他奶奶的奶的，吝嗇！」他們從不曾走到後山的貧民窟去過，做慈善之事時捐幾百元就要把他們的「短命相」刊在報上。讓他們不知道如果他又被父親仍未破產的話他會不會如此地憎恨着富人？不過，他還是想了想，可能還是會的。

一下子，二百公尺的距離拉完了。

調之七：D

再走多幾十步，穿過一條污水臭氣冲天的小巷，幾十間同樣公式化簡陋的木屋展現於他眼前。幾個赤着上身穿着一條底褲的孩子正在用竹棒掃着陰渠下的爛水。嘻嘻哈哈的笑着、叫着。

家門就在眼前了。他心內及體外的肌肉忽有一種僵硬的感覺。那時候他相信即使有千百條蠕蠕而動的毒蛇爬在他身上也不會有什麼感覺的。他只是在茫然中感到火焰的憤怒升起。

「怎麼了？」他搖搖了頭再摔了摔頭。放下魚桿，下意識的以雙手挿入褲袋中，而裡邊的袋子已破了。他有一點裸露的感覺，他也感到憤怒的去看待姊妹們的得意阻臉及自己的無能，讓自己的走入房間中的步跡沾上父親太多的責罵。「哼！」他站着。看着兩旁破爛了的紅色的對聯在風中掀出後面白色的底。

「吱呀！」一聲，門被打開了。打開的人正以一種戀愛的眼神望他。他冷漠的站着。像是隨

時都願溶入風中乘風而去。撕成碎碎地不復存在於這罪惡的世間。讓別人忘了這世間曾經存在過他這麼一個很容易消滅的人。他的五指緩緩展開而又合成緊緊地成一個憤怒的拳頭，在破了洞有點陰涼感覺的口袋中。他沒有伸出來。北風呼呼地似要奪走他身上這身單薄的身服似的。他伸出手來交抱於胸前。他有點後悔回來了。不是嗎？這種天氣，出外去流浪最好的了。唉，回來了就回來的，還在婆婆媽媽沒有道理的去想那些什麼他媽的什麼。不是漢子。

「進來吧。」母親仁慈的喚着。那種聲音使他慚愧及慚懼。

他無可奈何的踏進屋裡去。又嗅到了那股濃濃的滋味。父親今晚又服藥了吧。唉。他心裡嘆着氣。爲什麼他與父親總合不來。

「怎麼？你這畜牲甘願回來了？」他咳嗽着用右手按在胸前左手拉了痰壺過來連吐了兩口。『在街頭做流氓了一天回來了麼？我告訴你，下次你若再走的話，你就不會回來了。咳咳……：……畜生！』

母親這時也走上前來，道：「好了好了，你們兩父子怎麼的？一見前就吵得天翻地覆！」她走上前去爲父親捶捶背後，道：「你也該去睡了。」

「哼！」他鼻腔間發出了一道微小的聲音進入房間。不甘心地。父親年歲老了，也該讓讓他的。唉。唉。沒有辦法。

薄薄的木板外又傳來了父親的咳嗽聲，良久，仍未停止。他不由自主的放「大」字的睡在一間窄小的房中帆布床上。實在是太悶熱而空氣又極之不流通的環境令他睡不下。

調之八：E

不知怎的，今夜真是邪門得很。翻來倒去還睡不着。他一直讓自己靜靜的睡着去思想那些令人憤而澎湃之極的想法。

房外的咳嗽聲漸漸的小了。這個時候，父親總也該睡了吧？他偷偷的在帆布床上坐了起來，打開了床邊上側的一個很窄小的窗，立時送來了那些污臭的風。他把頭伏在豎起的雙膝之間。恍惚中，他想到了今天在街頭遇上克志的情形。他記得克志的成績在他降班後的那一班是最低的了。但他却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兒子。他在哪裏遇上克志他是記不起了，他只知道克志現在已是他父親的一間公司中的掛名經理。對了，幾天前又遇上了素娟，素娟就是那個使他降班的女孩子。也不該說是她靠害的，唉，只怪自己的定力不鏟而已。是的，她現在生活得很好。在一個中等的家庭裡，有一份中等待遇的工作，公式化的生活，但這也已夠了。太多偉大的人出現了，也該有些平平凡凡的人去生活自己的生活。他又想起了一句話：一個人只要活在世上中，能夠去做幾件他真正有興趣的事，那麼，他一定不會白活了。

白活了？他猛地差點跳了起來。他過了二十二個三百六十五天，不，有些是三百六十六天，現在又有什麼成就？有沒有白活了？他想起現代中公式化的悲哀：用十八年去拚命苦讀，企圖出人頭地，再用十八年去爲前途開路；不，有些甚至用了一生，剩下多少時間他能享受呢？那豈不是白活了。他有種想要哭的衝動，想到人類的悲哀。他又有點覺得自己偉大了。人生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個十八年呢？

偉大？二十二年來他就如生活在一個瓶子裡。讓形形色色的人看他；却不可讓他盼望別人。哈哈哈哈哈……而他，却突然的笑了起來。偉大？他看到報章上的一些詩，哪所謂的一直喊着口號拖着幾十年前辦子的詩……（不是很可笑麼？）他們根本就不曾了解過一個窮人真真正正的生活情形，却去……（哈哈哈哈哈。）寫一些所謂……（反映社會呵，哈哈。）的詩。哪不是太可笑麼？他又有點自以為是的笑了起來。（哈哈哈哈哈！）笑話。我還甘願去看一些現代情詩或其他。

想得太多了。一聲二聲三聲四聲的鐘聲都响過了。早啼的鷄已拉開嗓子叫了。他這才猛然想起已是早上了。他急探頭出去冷冷天色。却是一片濃濃的黧黑。是的，那是黎明前的一定有的黧黑。

他沒有再去的想什麼。沒有。把頭倒下去。或許睡去或許死去。

調之九：Em

早晨，他仍未醒來。

初稿於一九七八·十一·十四
重修於一九七九·三·十六

簡評

使用回憶和獨白的技巧，以低沉的筆觸，擬出「代溝」及時下一般青年的苦惱心理。作者的文字，顯得「顧不及章法」，有虎頭蛇尾的感覺。而可喜的是作者沒有落入「說故事」的窠臼，有些兒「新」味。



優異獎



老猴春要出國

林燕何



老猴春要出國

林燕何

(一)

老猴春要出國了。這個消息，像一枚小小的炸彈爆裂開來，但所引起騷動，却是令人欣喜的。欣喜中又含有莫大的安慰。老猴春終於能夠出國了。人生中，還有什麼比如願所償的令人亢奮的高興呢？

當然，老猴春這次到英國去，是滿懷未酬的壯志和抱負的。他已準備選修醫科。

醫生，當一名華陀再世般的醫生，替世人救苦救難，正是老猴春一直嚮往的理想。

爲社會服務，爲人群服務。和我談話時，老猴春總不忘強調這點。然而另一方面，擁有一幢幾十千元的洋樓，一輛冷氣有氣派的轎車，似乎比什麼都重要。而醫生可說是最吃香最能賺大錢的行業。

醫科是專門性的課程，少說也要花上七、八年才能戴上那頂帽沿垂着流蘇的四方帽，穿上黑色燕尾服。

但是老猴春似乎頗俱想像力。話說多了，一時得意忘形起來，只見他一手指向上空，眼前彷彿沒有人存在。

「想到那花在綠綠的現鈔，美人，不要說七、八年，就是十年，也是值得的。不是嗎？」

老猴春有着硬直而疏的頭髮。說到興起，頭又轉又擺的，那些髮也跟着亂舞起來。

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們都暗地爲他高興，並祝願他一路順風、早日學成歸來。

(二)

說得正確一點，我應該說，老猴春「又」要出國了。「又」就是再次的意思。在這之前，老猴春的確曾經去了一趟台灣。但却不是學成載譽歸來。

在臨走之際，我的朋友們共同買了份禮物，送給老猴春。因爲我對他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不興這一套，所以沒參入。當時我也鬧窮荒，但這朋友說我的字體很不錯，我便題了幾個字：唸出一個春天來。寫畢，我心中也十分希望，老猴春會不負衆望吧！

兩個月後，那時我正在城裏的中學唸先修班。很突兀又意外的，老猴春竟然出現我眼前。就好像洞底鑽出來的一隻老風。

我們在愉快的氣氛下暢談着。老猴春說話時嘴張着，像在吞嚥什麼。令人有迫促之感。因爲刷牙不雅觀，所以都拔，假牙鑲了金，閃着光。

老猴春似乎把我當作知音，滔滔不絕解釋他這次回來的原因。

「唉呀，那有這樣的理由，唸醫科還要唸女禍整古氏開天闢地，還有什麼三民主義，嚕，真是活見鬼，而且設備太過簡陋，簡直糟透了。連實驗課程也沒有，真是笑話。……而且英文水準停留在啓蒙階段。……」

一大堆牢騷，連珠炮似的，差點令我招架不來。停歇一會。我想或者他口渴了吧，便去泡了兩杯「美祿」。呷了一口，他又有話了。這般投緣的朋友，他還是第一位。

「台灣這地方，玩倒是很好玩的。說得上一個天堂。什麼西門町，北投，陽明山……數也數不完，不過……」

說到這裏，老猴春抑揚頓挫住了口。彷彿好戲還在後頭。聲量低了些。

「……男人愛去的地方更多，花街柳巷，去過台灣的人，我敢打賭，沒有一個「處男」……」說到這裏，我感到臉上有些發燒。因為這是第一次，老猴春跟我提起，聽他的口氣，似乎有點得意的誇張。

如果我的記憶力沒錯，老猴春這個人說正經是挺正經的。直的身直的頸，一根腸子通到底。平時更是滿腹詩云子曰，滿口道德文章。什麼非禮勿言勿視，如果沒資格做個完好的模範，也很接近了。這種涵養，除了老猴春，一時實在想不出第二個人。

我只有做個洗耳恭聽的聽衆。當老猴春要離去時，我才開口。

「今後有何打算？」

「說不定要申請去澳洲紐西蘭，或美國。總會走路走的。」老猴春笑笑，那排金牙閃着光。我同意：老猴春是個有辦法的人。

(三)

和老猴春的交情，也並非一朝一夕。事實至少有十年以上了。

小時候我們一起玩泥土，一起吹草笛，一起捉金魚。又從小學到中學，一直也沒離開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我有一毛錢，他會叫我買兩支冰淇淋。一旦我拒絕，他就說：我不和你做朋友了。

高中時期，我們一起轟轟烈烈搞過壁報。我之所以能夠爬方格子，一半要感謝他的薰陶。

有一次我翻閱到壁報裏的一篇文章，題目叫：「談談時下青年的思想」。像這種偉大的題目，也只有老猴春才寫得出。是了，他還提起一件事。

不，應該說，只是一句話。

「A，老猴春，隔壁班那個陸秀珍長得真秀氣，亭亭雅雅，又標緻。」是我說的。當時他沒聽完，臉頰一下子由紅轉黑，便掉頭走開了。令我莫名其妙大半天。

文章有一段這樣寫：「在求學時期，滿腦子想入非非，終日醉生夢死，實在要不得。這些頹廢、消極、悲觀的青少年，如不及時走上健康、正確的道路，後果不堪設想。」

聞畢，我似乎感到老猴春未免誇張，空喊口號。

不管如何，有一段日子，老猴春對我不理不睬的。要不是我主動接近他，或者我們沒朋友好做了。

老猴春也喜歡強調，要時時幫助別人，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老實說，什麼大我小我，實在弄得我暈頭轉向。然而我想起有過一次，看完戲，我們乘著巴士回去。那時人很擠，我們很幸運擠到兩個位。老猴春身旁不巧有個老太婆站着，並牽着一個小

孩。老猴春雙眼似被擋住，視若無睹。車開動時，老太婆一不留神，整個人斜倒在老猴春側旁。老猴春的嘴角牽動了一下，有點氣憤的神態。接着他用手揮揮衣袖，似乎沾上一大堆灰塵。

(四)

閒下來的日子，我總喜歡聽聽流行歌曲。那時最流行姚蘇蓉的「今天不回家」，還有什麼「淚的小花」、「負心的人」。當然還有瑋瑤的小說，有幾本是我喜愛的，還特地用玻璃紙包起來，好好的放在櫥上。我也看一些拉拉雜雜的雜誌。都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東西。

老猴春一踏入我房間，眉毛皺成「八」字。

「唉呀，來來去去是這些東西，怎麼如此執迷不悟？難怪你滿腦子灰黃異想。這些歌，這些書，都是糖衣毒藥，害人不淺的東西……」

聽後，我只是笑笑，表示尊重他的意見。同時希望他會接受我。

「你應該拿一些貝多芬的生命第九樂章交響曲來欣賞，還有莫札特的小夜曲也不錯，史特勞斯的什麼什麼……這些情情愛愛的書，像從垃圾堆檢回來，你却當作寶貝似的。阿何呀，告訴你，你應該多看看魯迅的阿Q正傳，「且什麼雜文」，還有……你看他寫得多麼潑辣，敢怒敢氣，我們應該多多向他學習，學習。那個徐志摩是什麼東西，跳不出風花雪月，太沒出息了……」

老猴春一說起話來，應該說，一發起牢騷來，真的連祖宗也給忘了。一忽兒擺頭、一忽兒指天劃地，渾然自得。口氣更透着大義凜然。

雖然他或者不知道，魯迅的阿Q爲什麼叫阿Q，而不叫其它。

不過說真的，老猴春那種義正詞嚴的氣概，真叫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我似乎矮了一截。

我簡直成了個無知的白痴。

(五)

當我的學業告一段落，踩着輕快的步子，吹着口哨，回到小鎮。

隔天，我便踏了老爺鳳凰，十分鐘功夫，換到老猴春家的大門。

「阿春在睡午覺。」他的媽媽說，指示我進去。

踏入老猴春的房间，他已醒了，坐在牀沿。有點茫然的。揉着惺忪的眼。像個孩子。

似乎意料到我會到來，他也沒表示任何特別的驚喜。只拉了椅子，叫我坐下。坐近，我這才發現，老猴春有點憔悴了。黑黑的眼圈。頭髮長而亂。臉上沒有往日的神采。

「我考過了。」我先開口，有點意外。

牆壁上掛滿鮮艷美麗的明星日曆。有一張月曆，是一個洋女的「海棠春睡圖」。穿着三點泳衣的女郎在嬉水。我向四週探視。桌上有幾本雜誌。一本是「異性」，另一本是「姐妹」，還有一本，叫「性的藝術」。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海，阿何。」老猴春出聲了。

「嗯。」我漫應着。

「A，那天我去找你，那個在車衣的女人，是你的房東吧！」

「嗯。」

「……………她跟我微微一笑，真是甜得要死。還有，她的身段和曲線……………阿何呀，你真是隻呆頭鰱。看你，土裏土氣，傻頭傻腦。怎麼連一點人生的樂趣也不懂？」老猴春說着，把我推了一把。他以為我在做夢吧！

現在，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些話出自老猴春口中，有點匪夷所思。只給我非驢非馬的感覺。

我忙說了一些別的，才把話題岔開。他似索然了，便開了唱機，是時下最狂熱的西洋歌曲。

……………

「哪，阿何，這篇文章，男人必讀。」老猴春拿起那本「性的藝術」，指着其中一頁。

我看看題目，叫做「如何增進閨房情趣」。順手接過來看。

老猴春的嗓子沉重沙啞，像灌了很多酒。他似乎還沒有十分的清醒。

我只看了幾行，又聽到他的聲音：

「唉呀！住在這個小地方的人，真是三八。一點點小事也值得大驚小怪。我這次從台灣回來，每天至少有五人問我爲什麼？……………」

「我看他們是關心你。」

「關心？幸災樂禍才真。他媽的烏傢伙！」

對他的憤憤不平，我一時無言以對。

「住在這裏真沒出息，給人東講西講講衰去。你知道他暗地裏怎麼說？說我考不上被踢出來，說我沒有料……哼！說到這樣難聽，真「衰小」。」頓了頓，見我沒答腔，便高舉右手，擊向上空道：

「要是讓我撈了個「洛特」的銜頭回來。那時，他們才知道，四義鎮的第一位醫生，就是某人的兒子，人叫老醫春的張喜春。嚕嚕。」

「所以說，你何必跟他人一般見識？」我安慰的說。

這句話像特效藥，他那激憤昂揚的情緒才平靜下來。

像從前一樣，我在盼望他說一些為國家貢獻個人力量，為社會人群服務的論調。

「依照目前的情勢看來，買一座洋樓至少幾十千塊，××名牌的汽車又經濟又實用，最好裝上冷氣。……」

真是出乎意料，我只有出乎意料的猛點頭。

「噢！你還有沒有寫稿？我記得你最喜歡更改筆名，一會是「秋鳴」，一會又是「春長在」，對了，你最喜歡「春長在」這個名字。」我笑說。

「哎，不說我都忘了，以前真優氣，不，我不寫了，你看看，目前是什麼行情？一千字四元。還有種種約束。寫稿？多賺一點。目前我要追求各種人生的樂趣和享受，其他免談。」

我看看時間差不多了，便向他告別。

「阿何，做人要實際一點才好。不要那麼沉迷不悟。」

(六)

這次申請到英國的手續，過程很是秘密。要不是朋友問我要送老猴春什麼禮物，我還被蒙在鼓裏呢。

在恭敬不如從命之下，我又在小卡上揮下幾個字：

「載譽歸來

學以致用」

由于老猴春忙這忙那，忙得像粒轉動的陀螺，一會向親友道別，又忙着買其他用品等等，我也就沒去打擾他了。

(七)

「喂！快揮手呀，老猴春走入機艙了。」朋友用手肘碰了我一下。

我這才下意識舉起手。剛剛我看着老猴春的背影越走越遠，忽然覺得他似乎變了個陀背的老人。

對人對事，我一向抱着樂觀的態度，惟有這次，我不禁替老猴春悲觀起來。

簡評

如果作者想寫的是一篇社會諷刺小說，本篇在命題和行文語氣上是做到了；老猴春是個漫畫式的人物，故事全針對在他的言行不一來描述，雖然可取，只是尚嫌太表面化而且情節也為了強調老猴春的矛盾而過於誇張。



優異獎



金
鍊

蔡德盛



金鍊

蔡德盛

克新僵着背，右手支住下巴，呆呆地坐在學校右側的石階上沉思。他的二邊眉毛蹙在一起，咀唇向下拉成孤形，不時還發出一二聲沉重的嘆息，然後又換手支住下巴，似乎有什麼苦惱困着他不能解似的。突然，他猛力摔摔頭，接着顧起手指住頰角敲，可是却無法驅掉一腦袋的沉甸甸。

唉，都怪自己自作自受，他喃喃自語。如果不是因為買車而欠下一大筆債，那麼這近在眉睫的年關就不會如此難渡了！

一抬頭，眼前儘是搖晃着人影，跑馬燈似的在旋轉；一會兒是妻子焦灼的臉龐，一會兒是孩子們殷切的眼神，一會兒又是修車廠東主的賊樣目光，驀然，跑馬燈停了，只剩下何生咄咄逼人的神態，而那毫不留人餘地的語氣也在耳畔緩緩响起。

「你再不還，可別怪我反臉無情，把這事張揚出去囉！」

「還的，一定還，我怎麼能賴賬呢？只是，」他搓着雙手，低低的說，「年關到了，我的手頭緊得很，再寬限一二個月好嗎？」

「不行，不行！」何生斬釘截鐵的說，「那五百元，我已通融了幾個月，而你也親口答應過

不知多少回這月底一定歸還，怎麼可以一拖再拖呢？」

「我看實拿不出呀！你知，唉，我……」克新滿懷苦衷，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克新，你真是的，自量點嘛，沒本事就不要學時髦弄什麼車子啦！不然，老是給人催，厚厚的面皮也給丟盡了。」站在一旁冷觀的伍主接腔道：「老實說，我替你感到難過。」然後，他把目光調向何生，繼續說道：「你真倒霉，找了這麼一個窮光蛋作貨主，錢沒完全到手不說，每個月還得低聲大氣的向人乞求，倒像他是你的債主似的！」

「如果我有先見之明，早賣給鐵店更好，幾十塊錢爽爽朗朗的就到手，花了也開心，何必像現在，哼！」何生朝鼻孔重重的哼了一口氣，「還得受鳥氣！」

伍生又冷冷的說，「你的度量可也真大，換着我呀……」

克新儘量忍着，忍着，可是怒氣像煮沸了的開水，不斷的往上湧，往上湧，終於湧上了喉頭。

「當初；如果不是你伍生好心慫恿，我會買下嗎？」

「哎呀！你這是什麼話？我本是一副好心腸來幫忙，好讓你出入方便，你怎麼反而一口咬起我來？你呀，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伍生的二道眉毛立即揚了起來。

「好心？好心幫我，還是幫何生？」克新覺得渾身似乎流着熱流，積存已久的不滿，一古腦兒的如火山般爆發開來，「說什麼保養有方，又說什麼比市價便宜，見你的大頭鬼！三天一小修，五天一大修，這就是所謂機件性能良好？還說爲我看想，爲什麼不直接說是那個金迷惑了你，

故意裝騙真相來引我上當！」

「你，你簡直是含血噴人！」何生的臉漲得像熟透的番茄。

「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克新，當日我把車子賣給你，是你情我願的，沒有人逼迫你，你怎麼能說是我和伍生串通了來引你上餌？你這樣說法，」憂然，何生站了起來，「豈不是令我名譽掃地？我還能在這間學校立足嗎？」

「也不照照鏡子，月薪三二百元就想學人蓋車子！十多年的老車，你還以爲是鑽石車，坐不壞，騎不爛的？媽的。乾脆買輛牛車更好，既省油，又引人注意，不是正合你心意嗎？」伍生狠狼的啐口痰。

呸！難怪自己不好！克新大力一捶，正好捶在身旁的割草機上，隨着又緊縮回來揉着，邊近口邊吹着。什麼時候割草機竟晒得這樣燙手啦？噢，晨陽已經越過屋頂，連昨晚夜雨留下的一堆堆積水也快要晒乾了！

「新叔，校長叫你。」一個小學生突然跑到他跟前，有點緊張的對他說。近來他的脾氣很不好，動輒打人罵人，學生們見了他都逃避三舍。

「嗯。」他輕輕應了一聲，然後懶洋洋的起身，垂頭喪氣的走進校長室。

「草剪了嗎？」李校長劈頭就問。

「沒有。」

「近來你很懶惰，很多工作沒有按時做完，而且有些儘管再三吩咐了，到現在還沒有動手。上個月督學來巡察，才問起你的懶性改了嗎，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你不瞧瞧油印機旁的臘紙，厚厚的一大疊，現在不印那裡趕得及下個星期的月考？」

克新垂下頭，左耳聽，右耳出，心裡在嘀咕，每天都印，怎樣也印不完，考什麼鬼？抄在黑板上不是更好嗎？省時、省力、省錢，大家皆大歡喜。以前沒買油印機之前，大家不是一樣考嗎？

「先把家教協會的給印了，下個星期要開會員大會。」

克新懶洋洋的走近油印機，才掀起那塑膠套，後頭又响起李校長的聲音，「做事勤快些！」勤快些？他胸中的一股怒火又燃燒起來。做教師的薪水高，可是做事就有多勤快？學生們寫字時，老師翻起雙腿來看報紙，不然就和隔壁的老師站在教室旁高談闊論。簿子交上來，輕輕一勾，不消二十分鐘，整百本的簿子全部改完。有什麼工作能比教書更輕鬆、更愜意的？克新重重的哼了一聲，覺得自己的工作實在不少，真是委屈。

放妥臘紙，加上印油，一按電掣，整架機器馬上操作起來。一張張空白的新聞紙進去，出來時沾滿了密密麻麻的字。印鈔票有這般輕易就好囉！克新半依在藤椅上，凝望著輕盈地落下的紙張出神。片刻，眼皮有說不出的沉重，打了幾個呵欠，眼皮逐漸垂下。

朦朧籠罩間，有人在推動他的手肘。張眼一望，是小彬。

「什麼事情？」克新厭煩的問。

「媽叫你下去一下。」小彬怯怯地說。

「沒看到我在印考卷嗎？」克新出力地扭孩子的耳朵。

兒子走後，克新感到睡意甚濃，不禁又闔上雙眼。不料，才一會兒的功夫，隔壁的校長室就飄來李校長的聲音：「克新，你睡着了嗎？我聽見有輕微的鼻鼾聲。」

媽的，這個老傢伙的耳朵怎麼這般靈敏？他揉着疲乏的雙眼，暗暗地咒罵。

油印機慢慢地印。紙張進去出來，進去出來。這樣緩慢的速度，什麼時候才得了？克新一轉「快」的鈕，整架油印機突然生龍活虎起來，喀嚓喀嚓的响着。紙張全部似乎要擠着進進出出一般，克新看在眼里，心中有無比的痛快。

可是，李校長的聲音又來了：「把印刷機的速度放慢一些，這機器一快，馬上就出毛病，你不知道嗎？工作完全沒有心機，你不想幹了是嗎？剛才你和何生爲錢吵了架是不是？我聽學生說的。克新，做人踏實一點，別痴心妄想，否則，你連目前這一切都抓不住！」

克新完全不理會李校長的話，狠狠的把油印機的速度扭轉回「慢」字。媽的，沒錢就是這樣窩囊，處處受氣，在在受人教訓。有朝一日我發了達，哼……

「爸爸，媽叫你。」小彬又來了，拖着小菱站在辦公室門旁。

「我忙得很，回去！」他粗聲暴氣的回答，嚇得二兄妹忙跑了回去。

這個黃臉婆，怎麼老是喋喋不休的？下午工作回宿舍，她在發牢騷；睡覺時，也在耳旁嘮叨個不停，真連個片刻的寧靜也要剝奪？真是討厭。

克新明白美娥叫他回宿舍的意思。無非是提醒他待會兒從校長手中接過支票後，去給孩子添些衣服，更重要的是贖回她的寶貝項鍊。

「今年的新年假期前後有四天，我許久都沒回娘家拜年了，好歹也得穿得光鮮一點，才免得給人家笑話。」美娥幽幽的說。

「你不是還有一二件才穿幾次的新衣嗎？」

「我的沒問題，只是孩子們啊，至少也要三四套才夠替換；新年裡頭，有那個孩子不玩得汗流浹背的？」

「下個星期我下坡才買吧！」他敷衍地應道。

「那麼，」美娥緊追著問：「我的項鍊什麼時候才贖回來呢？總不成要等到除夕吧？」

「怎麼這樣囉？講話總像王太娘的繃腳布，又臭又長！」克新不耐煩的瞪美娥一眼。

美娥還是不放心，又開口說：「你不要食言才好哇！那條項鍊是媽送給我的嫁粧，我怎樣都得戴回去的。再說，我就只有那麼一條項鍊，你不能叫我赤手赤腳的在娘家露盡寒酸樣。到時，別說我丟了你的臉！」

「你講完了嗎？一條項鍊能值多少錢？我若是中了馬票，還怕賠你不起？別說一條，十條我克新也不放在眼內！」

「好大的口氣！」美娥把手前又放在胸前，鄙夷地笑着，就憑你這副德性會中馬票？」

「別門縫裡看人，把人看扁了！你等着，我克新終有飛黃騰達的一日！」

「除非日出西山，天下紅雨囉！」

「哼，你等着瞧！」克新恨得咬牙切齒的。別人小看自己，尚情有可原，連美娥也一樣對自己嗤之以鼻，簡直是欺人太甚了！

「當然要瞧，一隻眼睛你潦倒一生，另一隻眼睛你吹牛到什麼時候。」美娥把聲調提高了。「你騙些什麼，好聽嗎？」克新不禁也動了肝火。這一排宿舍全是板隔的，什麼秘密稍微大聲講都保不住。人家夫妻恩恩愛愛，甜甜蜜蜜的，就只有自己這一對歡喜冤家，三幾天就吵個雞犬不寧，害得教員們全趕來勸架。每回，說是他一人成爲衆矢之的，實在是豈有此理！

「怎啦？我說錯了什麼？你有什麼醜事怕給我抖出來？」美娥抓住他的弱點，不留情的反問。

「當心我揍你。」克新握起了拳頭，從窗縫中選出這幾個字來。

「好，揍吧！」美娥把胸一挺，走前二步。「男人大丈夫，說做就做。」

克新舉起拳頭，真的就想一拳朝她臉上捶去。但是，上個星期的事情有若電光石火般掠過他腦海，手不由就軟了下來。

「怎麼不揍？上個星期你不是威風凜凜的嗎？」美娥向他挑戰。

上個星期，克新賣了張地氈回來佈置家庭，美娥和他大吵大鬧，克新怒不可遏，回身就是一拳，把她打個滿天星斗。這一拳的代價可大囉，教員及太太們全都被美娥的哭聲引了過來。

李校長首先發難：「克新，你太太有孕在身，你怎麼可以粗暴地對待她呢？萬一錯手，你怎

樣向你岳父交待？」

「哎呀！出手這麼狠，你瞧，半邊臉頰都瘀青了！」

「美娥一番好意，勸你把萬字票的幾百元省下來以備不時之需，一點兒也沒錯呀！」

「你看，孩子們的衣服這樣破爛，也該添置新的了！這些舊衣服不是我們給你的嗎？」

「地氈有什麼用？放在家中裝飾，那是有錢人家的玩意，你收入不多，犯不着這樣浪費！」

美娥在李太太及管太太的扶持下，顛巍巍的站起來，把鼻淚一把眼淚的哭訴，「我只不過勸他把地氈退了，窮些也不要緊，他偏偏不聽，要成爲本村第一家鋪有地氈的家庭，後來還動粗，這樣的作風還算是大男人嗎？」

在指責聲中，克新宛若犯了滔天大罪的罪魁，給大家公審。他把骨節捏得格格作响，一張臉又紅又白的。

「阿新。」正在胡思亂想間，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回頭一看，是美娥挺着肚子走進辦公室來。真討厭！他把電掣關了，用眼色示意妻子走出辦公室。

克新站在斜坡上，頭也不回的問：「什麼事？」

「聽說你還欠下何生五百元沒還是嗎？」

「是又怎樣？」克新沒好氣的回答。

「那麼，你那裡還有錢替我贖回金鍊？」美娥一臉焦急地問。「你叫我戴什麼回娘家？」

「大不了不必回！」克新輕描淡寫地說，「反正女兒嫁了，就像是潑出去的水，誰理會你回

不回呢？」

「你，你原來是騙我的！」美娥又氣又急，淚水開始在眼眶內打滾。「當初偷我的金鍊去買車，後來又甜言蜜語的說在三個月內贖還給我，原來是哄我的！」

「車子你難道沒份坐嗎？」

「誰稀罕你那輛破老爺車？半路拋錨，又常常出毛病，我那一回舒舒服服的避過一次車河的？」當日，勸你別把這薪亂花，你就是不聽，現在連我的金鍊也完了！」美娥嗚嗚咽咽的哭起來，突然頭一揚，堅決地說：「我不管，你一定要賠給我！」

「我根本就沒有錢！」

「把車子賣掉！」

「車子現在在健鴻修車廠中，我沒錢去取。」

「你非還不可，否則我找校長評理去！」

「這和校長有什麼關係，他又不是你的親爸爸！你別逼得我走投無路！回去！回去！」克新最顧忌校長，一來曾經過他老人家啓蒙，二來這份工作還是他在教育局大力活動的成果；否則，憑他那一口講得不倫不類的巴利國語，那裡可以如此輕易獲得？可是，美娥偏偏就了解他對校長那份又敬又畏的感情。

「我就是要告訴他，好讓他教訓你！」

「回去！」克新一面伸出雙手攔住美娥，一面狼狽的喊。

「你這無賴，你這可惡的騙子！」美娥一手格開丈夫的手，另一隻去拉丈夫的手，口裡還罵個不停。「我要拆穿你的西洋鏡，讓你出醜，讓你丟臉！」

克新顯然是老羞成怒了，額上的青筋跳動着，通臉紅透。他出力一捉，就把妻子的雙手捉個牢牢的，硬硬的把美娥拖下斜坡，打算回去宿舍給些顏色她瞧瞧。

「放開我！」美娥出力的掙扎着，可是就是掙不脫丈夫有力的手腕。情急之下，她張口一咬，在克新的手背上咬個結實。克新痛入骨髓，手不禁一鬆，美娥於是趁隙冲上。

「臭婆娘！」克新大罵一聲。眼看美娥已經跑近辦公室，就三步并作二步追上，向前一抓，想把他抓住。不料，腳步一滑，只擦着她的衣角。美娥的腳步停了半秒，隨着身子往後一翻，發出驚悸的一叫，就一骨碌的滾下了斜坡。

克新一見此情形，不禁呆了半晌。他的腳向下移了一步，可是，一股氣又涌上心頭，覺得美娥既然這般可恨又可惡，該讓她吃點苦頭才是。於是拍拍手上的爛泥，等着瞧美娥爬起身的狼狽相。

管太太聞聲冲出教室，見到這種情形，一面罵克新，一面小心翼翼的走下斜坡去扶美娥。突然，她亂午着雙手，無限驚惶的喊起來，「哎呀！血！不得了，美娥小產了！」

簡評

「虛榮」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作者的處理手法不錯；高潮的佈局顯出作者的「用心」。對白的流利與不做作也是本篇的特色。「小說味」是有點，只是在「故事味」太重，也就是說，小說的技巧與文字都需再下功夫。





優異獎



籬
笆

黃順來





籬笆

黃順來

傍晚。

張叔牽了他一個五歲的孫兒，到屋前不遠的一個草場去散步，這個草場本來是塊荒蕪之地，附近的小孩子都喜歡集中在這裡玩耍。因此，它無形中成了孩子們的遊戲場，每當黃昏，這裡就成為孩子們的天堂，他們在這裡玩着各式各樣的遊戲，樂極忘返，非到他們的父母過來再三催促回去，甚至打罵，他們是不願意離開這個樂園的。

張叔的孫兒來到遊戲場，發覺他平時的一位玩伴在玩小石子球，於是掙脫了張叔的手，跑去跟他玩，張叔也在附近的一塊石頭坐下來，看着他們玩。

驀地，一輛馬賽馳在附近不遠的路上停了下來，車裡鑽出一個年約四十多歲，架着一副黑眼鏡，身材稍為發胖的中年男人，那人衣著鮮艷，神氣十足，一看就知道是非富則貴之人，他慢條斯理地向這個草場走過來，然後東瞧瞧，西望望。在玩的孩子，有些停了下來，用一種詫異的眼光瞪着他，有些却仍然在玩耍。

張叔也極感詫異，他站了起來，走過去探問道：「先生！你想找人是嗎？」

「不！」那人挺溫和地笑了一笑，指着草場說：「這塊地皮，已經被我買了下來，我要在這

裡興建一間小洋房。」

「哦！」張叔恍然大悟，他問：「是建來賣的呢？還是自己居住？」

「自己住的。」那人說：「我們是住在丁埤，最近我跟友人合資在附近買了一百多依格的棕油園，爲了方便照顧這些園地，所以我決定搬來這裡住，我覺得這個地方靠近市區，鬧中帶靜，交通也很方便，因此覺得頗爲理想。」那人說到這裡，忽有所悟地問張叔：「哦！這裡的治安怎樣？有匪徒嗎？」

「這裡的治安一向良好，很少發生搶奪的事件，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對這裡的情形很了解，住在這裡的，多數是貧苦的農民，大家都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們都很老實，絕對不會爲非作歹。」張叔說。

「唔！」那人表示放心地點點頭，然後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張叔，問道：「先生！你貴姓？你的家就在附近吧？」

「我姓張。」張叔指着對面不遠處一間簡陋的板屋說：「那間就是我的家。」

「原來你是姓張，想不到我未來這裡住，就遇到了一位宗親。」那人笑嘻嘻地說。

「哦？先生！你也姓張嗎？」張叔問。

「是的。」那人很親切地說：「以後我應該叫你張叔啦！」

張叔是窮苦人，他所結交的朋友，都是跟他一樣，彼此都是同一條藤上的苦瓜，他從來就不曾跟有錢人打交道，換句話說，那些有錢人根本就瞧不起他，不屑與他來往，現在竟然有一位富

貴之人自動要跟他攀親，而且態度是那麼親切，怎不使他受寵若驚，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他高興到有點口吃，結巴巴地說：「承……承……承蒙張老板你瞧得起，我感到非常的榮幸，請張老板到舍下喝杯清茶。」

「謝謝你！改天吧！改天一定到府上拜訪。」那位張老板頓了一頓說：「張叔！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幫忙，不知……」

「什麼事？你說吧！」張叔搶着說。

張老板指着草場說：「這地方低了一點，明天我叫囑咐載幾車黃土來填，你能不能替我找兩個工人來幫忙？」

「張老板！你的意思是要叫兩個工人用鋤頭把黃土刮平是嗎？」張叔問。

「是的。我在這裡人地生疏，不知那裡有工人，所以希望你能幫幫忙。」張老板說。

張叔想了一會兒說：「不必去找工人，這件事我和我的兒子兩人就可以搞妥。」

「那更好，到時工錢多少照算。」張老板看了一眼手錶說：「哦！時候不早了，我要走啦！張叔！明天麻煩你啦！」

「你放心，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中午。

火傘般的驕陽猛烈地煎熬着大地。

烈日下，張叔揮動着鋤頭，把那堆小山丘似的黃土刮平，他的兒子阿強則用畚箕把黃土挑到較遠的地方去填。阿強平時除了種菜和養雞之外，偶而也做點散工，譬如替人築菜畦、鋤草等等。通常每日工錢是八塊。此刻，他心裡在想，人家是百萬富翁，而且只有一天的工作，無論如何，一個工要算十塊。想到這裡，他走過去吩咐張叔說：「爸爸，你跟那位張老板算工錢時，一個工算他十塊，知道嗎？」

張叔聽了放下鋤頭，用手指刮去額前的汗珠，白了兒子一眼，沒好氣地說：「怎麼！你想吃人啊？」

「爸爸，您別說得這樣難聽好不好？」阿強有點不高興：「人家是大老板囉！算他十塊一點也不過份，再說，現在物價高漲，工錢也應該增加才對呀！您知道嗎？阿牛跟人家鋤草，一個工已經算十塊了。」

「跟別人做工可以算十塊，跟張老板做工，絕對不能算十塊。」張叔斬釘截鐵地說。

「爲什麼不能算十塊？」阿強不明地問。

「難道你不知道他是我們的宗親？」

「宗親又怎樣？我們……」

張叔連忙向兒子揮揮手，阻止他說下去：「你別多說，我自有主意。」

父子兩人，一直忙到下午五點，總算完工，張叔回到家裡，沖了涼，吃了飯，就信步走來草場，草場鋪上黃土，顯得煥然一新，但却變得寂靜淒清，因爲孩子們已經轉移陣地，到別處玩去了。

這時張老板罵着他的馬賽迪來了，張叔立刻迎上前去，張老板從車裡鑽出來，親切地叫一聲張叔，問道：「劃好了嗎？」

「早就好了。」張叔指着那片空地問：「你看怎樣？」

「唔！很好。」張老板滿意地點着：「張叔！辛苦你啦！哦！要多少工錢？」

「不用啦！這點工作，算得了什麼？」張叔連忙說。

「不用工錢？這麼可以？」

「反正今天我們父子有空，再說，能夠替張老板服務，我也感到很高興哩！」

其實張叔在撒謊，今天，他們父子倆特地放下菜園裡的工作來替張老板做的。

「張叔！你實在太好了，你不收下工錢我實在過意不去。」張老板伸手去掏皮包，張叔連忙按住他的手：「張老板！別這樣，無論如何，我是不會收你的錢的。」

張叔的真情很令張老板感動，他說：「既然你堅持不肯收，這樣吧！我請你到餐館吃一頓便飯，以表示我對你的謝意。」

「這……」張叔猶豫不決。

「張叔！希望你不要推却。」

「好好！恭敬不如從命。」

于是，張叔坐在張老板那輛馬賽迪，如果說張叔一生中不曾坐過這種名貴的汽車，的確是千

真萬確的事實。因此，他心裡有一股異樣的感覺，彷彿是在夢境，尤其看到左鄰右舍的人，以一雙驚詫的眼睛，且張開了大咀瞪着他時，他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汽車在一間餐館停了下來，向人走進了餐館。

「張叔！你要吃什麼？」張老板問。

「吃糯米湯好了，」張叔不假思索地說。

張老板嘆喟一聲笑了出來：「糯米湯有什麼好，吃飯吧！」

「吃飯？我在家裡已經吃飽了呀！」

「那麼別吃飯，叫幾樣小菜，哦！來一支烏狗好嗎？」

「好吧！」張叔點點頭。

幾樣香噴噴的小菜加上一支烏狗，這對張叔來說，已經是人生難得幾回嚐了，因此，張叔再也不客氣，一雙筷子，動得特別勤，張老板也在陪張叔吃，不過他吃得很少。

這頓飯，吃得張叔心花怒放，歸途中，張老板說：「張叔！再過兩天，我的房子就要動工興建了，我有一件事要你幫幫忙。」

「什麼事？張老板！你說吧！我一定替你效勞。」

現在即使張老板叫他去赴湯蹈火，相信張叔也不會推辭。

張老板說：「這次我建造房子，由于我的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回來監督那些工人，所以我希望你幫我一個忙。」

「你是要我去指揮那些工人？」張叔問。

「不！我是要你監視那些工人，別讓他們偷建築材料。你不知道，有些工人很不老實，做工包做賊，時常偷建築材料去賣，再說，我那些材料都是上等的，所以更加要小心提防。」張老板說。

「哦！原來是這樣，張老板，你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張叔說。

「那就麻煩你了。」張老板說。

「那裡，替張老板你效勞是應該的。」張叔說。

張叔回到家裡，一進門，阿強劈口就問：「爸爸！您坐張老板的車去那裡？」

「上酒樓！」張叔的聲音比平時响亮得多。

「你跟張老板上酒樓？」阿強不相信地瞪着眼睛：「上酒樓幹什麼？」

「你這個人呀！」張叔白了兒子一眼：「說你優你又要生氣，上酒樓幹什麼？當然是吃囉！」

難道上酒樓看風景不成？」

阿強聽了不禁暗地裡稱讚張老板富有人情味，跟他做工，不但給工錢，還請吃大餐，實在難得，想起工錢，他急不急待地問：「爸爸！張老板給我們多少工錢？」在阿強的心目中，認為張老板既然請他爸爸上酒樓吃大餐，可見他不是一個吝嗇的人，出手一定很闊綽，說不定體諒他們窮苦，一個工給十二塊也說不定。

誰知張叔聽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怎麼老是記掛着工錢？」

「我……我……」阿強結巴巴地說不出來。

阿強的妻子在旁邊忍不住地掉咀道：「爸爸！阿強要等着錢來買孩子的奶粉。」

「哦？要買奶粉嗎？」張叔說：「菜園裡那批菜心明天不是要割了嗎？賣了菜心才去買吧！

「爸爸！奶粉買不買沒關係，我是要知道張老板給我們多少工錢？」阿強說。

「哎！人家對我們這麼好，請我上酒樓，我怎能向人家拿工錢？再說，他是我們的宗親，開口就講錢，好意思嗎？」張叔有點不高興地說。

阿強皺了皺眉頭：「爸爸！這麼說，您是沒有向他要工錢啦？」

「當然啦！只是一開個工，何必斤斤計較？」張叔說。

阿強感到十分委屈：「爸爸！我們是特地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幫他的呀！我們出盡了力，流盡了汗，拿工錢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對您好，請您上酒樓，至多少算一點，怎可以完全不拿？」

「如果你堅持要拿工錢，我可以給你。」張叔大聲叫喊，顯然他已經動怒了。阿強的妻子發覺不對勁，于是頻頻向丈夫使眼色，勸他別惹怒張叔。

阿強無可奈何地向地嘆了一口氣，默默地走開了。

×

×

×

張老板的房子開工興建了，本來張叔每天都去菜園幫助兒子鋤草澆水，然而，自從張老板的房子開工之後，張叔就無暇去菜園工作了。他一天到晚駐守在工場監視着那些工人，工場裡的一

磚一木都逃不過他那一雙銳利的眼光，那些工人知道他是老板派來監視他們的，也沒說什麼，可是有時張叔查問得太過份，他們忍無可忍，就跟張叔發生衝突。因此，張叔跟那些工人鬧得很不愉快。張叔不但得罪了許多工友，連左鄰右舍都得罪了。李嫂要去檢一塊小木板做張小凳子他不肯，王老伯去檢一些廢木做燃料他也不肯，最令人反感的是張叔一開口就招出張老板是我的宗親來向人家示威，因此，很多人在背地裡冷嘲熱諷，說他是一只搖尾乞憐的哈巴狗，這些冷嘲熱諷傳到阿強耳里，令他很難堪，不過，這也難怪人家要諷刺他，父親千方百計去奉承阿諷張老板，行爲的確很可恥，阿強也曾好言相勸過，但是，張叔不但不聽，反而說人家眼紅，妒嫉他。

不久，張老板的大廈已經落成，接着就是喬遷，當然喬遷之喜，免不了熱鬧一番，張老板是社會名流，交遊廣闊。因此，親戚朋友，紛紛送禮，以及在報上刊登賀辭，當然張叔也免不了要送禮，由于張老板對他這麼好，彼此又是親戚，所以這份禮物絕對不能馬虎，他已經打定了主意，要送一份張老板最喜歡的禮物，讓他高興高興。然而，他又不知道張老板喜歡什麼東西，這件事使他傷透了腦筋，他不斷在張老板面前，旁敲側擊，希望他探出他喜歡什麼東西，後來雖然被他探出張老板喜歡好幾樣東西，然而，這些東西價錢貴得驚人，張叔實在沒有能力購買。

爲了喬遷，張老板的太太老板娘也常常來指揮工作。有一天，老板娘指着客廳牆壁上一個空隙的地方對張老板說，那個地方顯得十分空洞，不太好看，張老板說他打算買一個新式的壁鐘掛上去，這些話剛好被張叔聽到，他可樂壞了，立刻趕去市區的百貨商店，對店員說，他要買一個最新式最亮麗的壁鐘。

店員馬上引他進入一個部門，那裡掛滿了各式各樣精美的壁鐘，可是問起價錢，把張叔嚇得面青唇白，每個的價錢都是數以百計，最便宜的也要八十多塊，張叔身上只有三十多塊，這時，他不得不藉口說不合意而溜走。

回到家裡，張叔決定借他媳婦的一條項鍊去當，他的媳婦不敢反抗，乖乖把項鍊拿出來，可是阿強却忍不住地說：「爸爸！張老板喬遷之喜，我不反對您送禮，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窮人，花幾塊錢在報紙刊登一則賀辭就可以了，何必送這麼貴重的禮物？」

「花幾塊錢在報紙刊登賀辭？虧你說得出口。」張叔瞪了兒子一眼：「你別忘了，張老板是我們的宗親呀！」

「宗親又怎樣？張老板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窮，我相信他是不會怪我們的。」阿強說。

「他當然不會怪我們，但我們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呀！」

「爸爸！我不明白您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去巴結張老板？」阿強顯得很不高興。

「巴結他有什麼不對？」張叔並不否認：「告訴你，許多人都想去巴結他，但是他連看也不看一眼哩！再說，能夠交到像張老板這樣的人，以後好處可多着呢！」

阿強想再開口，但是張叔却不耐煩地揮揮手，阻止他說下去，並且對他媳婦說：「妳別怕，三個月後，我就把項鍊贖回來還妳。」

張叔親自把禮物送過去，張老板拆開來一看，原來是一具很精緻的壁鐘。張老板客氣地說：

「張叔！叫你破費，真不好意思。」

「那裡！那裡！小小禮物，不成敬意，希望你別見笑。」張叔堆着滿臉的笑容說。

「哦！」張老板忽有所悟地說：「下個禮拜天，就是我們喬遷之日，那天我要宴客，希望你過來幫我招待客人，好嗎？」

「好的。那天我一定來。」張叔心裡樂開了花，只要閉上眼睛，就可以想像得到那天宴客的場面是如何的熱鬧，張老板所請的人，當然是非富則貴，而那天，張叔當然是以張老板的宗親身份出場，招待貴賓，這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呀！而張老板特地請他招待客人，由此可見是多麼的看重他，想到這裡，張叔整個人幾乎飄了起來。告別了張老板，他立刻趕去市區的洋服店做了一套新衣服，準備那天登場。

那晚，張叔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在宴會上，不斷和那些社會名流握手，並且談笑風生，出盡風頭，而左鄰右舍的人，個個都以一雙又羨慕又妒嫉的眼光瞪着他，使他越發得意。醒來時他的眼角掛着一絲微笑，心想，這個夢境，再過幾天，就要成爲事實啦！

然而，夢畢竟是夢，無論如何是無法成爲事實的。那天，張叔一早就穿了那套新衣服，喜氣洋洋去找張老板，誰知道竟被張老板「請」去廚房裡幫忙，雖然他心裡有一千個一萬個不願意，可是，他又不敢「反抗」，只好委委屈屈地拉起衣袖，捲起褲管，到廚房去。廚房裡的工作可多着呢！洗碗洗盤，還被那些廚師呼來喝去，一會兒拿這樣，一會兒拿那樣，有時拿錯東西，還要遭受到他們的白眼和埋怨，一直忙到傍晚，他才有機會到客廳裡去見見那些客人，然而，並不是

去跟他們握手，而是捧佳釀去給他們享受。有一次，他替客人倒辣椒醬時，不小心，洒了一滴在某位客人的衣服上，那位客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罵道：「你的眼睛是不是長在背後？」他只好強裝笑臉，連聲地說對不起，一直忙到深夜，才宴終人散，張叔又餓又累，這時，他突然聽到一陣鐘聲，來自廚房的一角，他抬頭一看，發現那裡掛着一個壁鐘，這個壁鐘，就是張叔當了他媳婦的項鍊，花了將近一百塊買來送給張老板的。

爲什麼把我送給他的鐘掛在廚房裡？張叔太惑不解，他連忙跑去客廳看，那個空際的地方也掛着一個壁鐘，不過那個壁鐘比張叔的更加精美，更加漂亮，張叔的一顆心不斷地往下沉……。

張叔的心雖然冷了一大半，但仍然未死，他一有空，就帶了孫兒過去找張老板聊天，想藉此聯絡感情，然而，張老板似乎不太歡迎他，對他的阿諛和奉承也不太感興趣，老板娘的臉孔更是冷得像一塊冰，看了令人不寒而慄。

不久，張老板的大廈周圍，圍起了一道高高的籬芭，而且還不知去什麼地方弄來了一只大狼狗，這只大狼狗比老虎還要兇，所以在籬芭外掛着一塊牌子，寫着內有惡犬。

看到這塊觸目驚心的牌子，張叔心如刀割，他深切明了，那道高高的籬芭，那只兇惡的狼狗，那塊觸目驚心的牌子，都是因他而設的。

從此，張叔一看到張老板，他的頭自然而然地垂了下來，他實在沒有勇氣和張老板打招呼，而張老板對他也視若無睹，就這樣，久而久之，他們由宗親變成了陌生人。

簡評

藤芭是一個很明顯的象徵：貧與富之分別；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故事是描寫一個窮老頭張叔如何夢想高攀有錢人家，想盡辦法，打腫自己臉皮來擠入張老板的行列中，但却處處被擠了出來。作者刻意表現張叔這可憐的人性。最後，張老板根本不念任何情份，舉起藤芭來，把張叔隔在藤芭外。

作者的寫作技巧俗不可耐，完全採用了從頭到尾，連腸帶肚的敘述方式，讀來平淡無味，失却了全篇的氣息，誠屬可惜。這樣一來，便成了「有內容，無技巧」的小說了。

Antoloji Pemenang Peraduan Cerpen

三叔公的故事

棕櫚文叢 1

著者：吳維涼等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大眾印務有限公司

Tai Chong Press Sdn. Berhad,
264 & 103, Jalan Besar,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定價：\$ 3.00

一九八〇年八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棕櫚出版社



棕榈文丛（1）

三叔公的故事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 年 08 月 24 日